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麗白樓自選詩

林庚白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麗白樓自選詩

愛子情自遠
子頌



石、黃庭堅、陳無已、蘇軾、歐陽修、梅聖俞、陸游、楊萬里、劉克莊等十九家，晨夕諷誦，如是者可十稔。迄十七年戊辰，庚白年三十二，而其詩始大成；蓋鎔經鑄史，兼擅魏晉唐宋之長矣。顧未能忘情世事，國民政府奠鼎南都，頗參樞要。倭夷陷遼瀋；旋寇淞滬，國府召開國難會議於洛陽，庚白主戰最力。還都後任立法院立法委員者有年。二十六年丁丑，討倭軍興。庚白方居滬上，毅然入都門，與當道共患難。著『抗日罪言』若干言，言極剴切，世未能盡用。南都既陷，倉皇走武漢，復刊布小冊子，名曰『國民黨站起來』；所以爲黨國謀者，蓋如是其忠且摯焉。居渝都數載，未有所展希，而詩益逾上。嘗謂：『十年前論今人詩，鄭孝胥第一，余居第二；頃則尙論古今人，余居第一，杜甫第二，孝胥卑卑不足道矣。』又謂：『余勝杜甫，非必以才凌轍之；蓋余之處境，杜甫所無，時與世皆爲余所獨擅，杜甫不可得而見也。』其自信如此。顧庚白詩自佳，與其論政之文，實爲雙璧；皆足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古心胸，如陳亮所言者。嘗上書常道，謂今日之局，所慮者爲三無、七害、十二賊，而不可不救之以六事。文長千餘言，惜其稿殘缺不盡傳。世多夸毗小夫，或驚怖其政見，以爲河漢；或又言庚白從政不

- 霞飛坊晚眺二之一（同上）……………二
- 甲戌歲暮雜詩十首（同上）……………二
- 廣九路車中望香港二首（見水上集）……………三
- 上海至南京（同上）……………三
- 壽昌瀚筌招遊玄武湖四首（同上）……………四
- 病起對菊（同上）……………四
- 車窗書所見二首（同上）……………四
- 抗日雜詩十八之八（同上）……………四
- 如蕙夜過二首（同上）……………五
- 純陽洞見中國梧桐（同上）……………五
- 迴眸（同上）……………五
- 情鍾（同上）……………六
- 偶書（同上）……………六

聞寇津日軍譁變二首(同上)……………	六
己卯元夜重慶市見舞龍燈(同上)……………	六
巴童(見角聲集)……………	六
輿夫(同上)……………	六
清光(同上)……………	七
解警後二首(同上)……………	七
日夜十一首(同上)……………	七
讀報十二首(同上)……………	八
九日傍晚轉晴得遠書(同上)……………	九
會心(同上)……………	九
飯罷(同上)……………	九
五律	
聞道二之一(見吞日集)……………	九

- 書事五首(同上)……………一〇
- 初冬湖遊同北麗二首(同上)……………一〇
- 冬晨口號(同上)……………一一
- 味辛寄詩至(同上)……………一一
- 餘熱(同上)……………一一
- 今日(同上)……………一二
- 讀史七首(同上)……………一二
- 聞棗陽克復(同上)……………一三
- 送什兄疏散隆昌二首(同上)……………一三
- 纓衛將入藏乞詩以壯其行爲賦七言十四韻余生平不作排律
- 重以君意一破例(同上)……………一四
- 獨石橋寓樓雜詩十二首(同上)……………一四
- 望後夜起二首(同上)……………一六

意行（同上）……………一六

北碚歸途（同上）……………一七

爐邊感懷（見角聲集）……………一七

猶盧晚眺二首（同上）……………一七

熱甚（同上）……………一七

偶題四之二（同上）……………一八

八一三夜迴龍橋納涼二之一（同上）……………一八

七月十二夜坐月（同上）……………一八

遣悶二首（同上）……………一八

夜起 邊報到曉四首（同上）……………一九

七律

棘斐德路夜歸（應見過江集）……………二〇

壯懷（同上）……………二〇

倚樓（同上）……………二〇

曉過新亞酒店遂至楊樹浦（同上）……………二〇

來喜飯店小酌（見水上集）……………二〇

車過蘇州河（同上）……………二一

外灘公園四首（同上）……………二一

南風（同上）……………二二

顧家宅公園夜坐四首（見吞日集）……………二二

顧家宅公園與北麗臨歧並坐處（同上）……………二三

聞廊坊戰事二之一（同上）……………二三

紫雲洞紀遊同小淑岳母北麗（同上）……………二三

丁丑雜詩四之三（同上）……………二三

風雨中觀中國空軍擊賊（同上）……………二四

讀丁丑雜詩六之一（同上）……………二四

病起聞警（同上）	……	二四
浣花酒家聞警同北麗（同上）	……	二四
首都飯店聞警同北麗（同上）	……	二五
法國共產黨人古久列輓詩（同上）	……	二五
危城中喜逢如蕙（同上）	……	二五
車次被酒（同上）	……	二五
蚌埠曉發（同上）	……	二六
西遷四首（同上）	……	二六
遲隴海車夜發（同上）	……	二七
鄭縣旅夜同北麗（同上）	……	二七
渡江至武昌（同上）	……	二七
江岸散步（同上）	……	二七
將爲蜀遊感賦（同上）	……	二七

旅中有感(同上)……………二八

巫峽(同上)……………二八

萬縣(同上)……………二八

嘉陵江晚眺二之一(同上)……………二八

青年會家庭宿舍(同上)……………二九

旅夜小步同北麗(同上)……………二九

樓居書懷(同上)……………二九

憶螺江故居(同上)……………二九

憑仗(同上)……………三〇

八一三紀念日(同上)……………三〇

莫遣(同上)……………三〇

層樓(同上)……………三〇

曉枕(同上)……………三〇

奮足（同上）	……	三一
東纓衛（同上）	……	三一
五一勞動節（同上）	……	三一
百輩（同上）	……	三一
新晴郊行夜又雨二首（同上）	……	三一
喜芋翁歸渝書到（同上）	……	三一
北碚公園最高處見十八師早操（同上）	……	三一
冬榮（同上）	……	三一
感事二之一（同上）	……	三一
獨石橋車站二首（同上）	……	三一
雛嬰（同上）	……	三一
被酒（同上）	……	三一
將去獨石橋寓樓（見角聲集）	……	三四

- 己卯除夕值庚辰立春後三日北碚曉發四首(同上)……………三四
- 庚辰正月十八夜棗子嵐培望月(同上)……………三五
- 重慶至北碚道中(同上)……………三五
- 春望二之一(同上)……………三五
- 坡行卽目(同上)……………三五
- 出門(同上)……………三六
- 不待(同上)……………三六
- 曉起鏡子送詩至(同上)……………三六
- 猶廬散步(同上)……………三六
- 新晴有作(同上)……………三六
- 熱甚遣意(同上)……………三七
- 曉發(同上)……………三七
- 積雨(同上)……………三七

早眠(同上)·····	三七
車行(同上)·····	三八
癸後熱甚入市就食(同上)·····	三八
六月七日作(同上)·····	三八
病歸迴龍橋竹屋(同上)·····	三八
過太蕤官齋辱示近作奉酬一首(同上)·····	三九
次和炎南兄七七紀念日見寄韻(同上)·····	三九
血衰(同上)·····	三九
略愛(同上)·····	三九
竹間(同上)·····	三八
曉起隨感(同上)·····	四〇
早膳後坡行(同上)·····	四〇
月(同上)·····	四〇

山鳥(同上).....	四〇
獨石橋散步(同上).....	四一
倏覺(同上).....	四一
偶感(同上).....	四一
終須(同上).....	四一
霧中卽目(同上).....	四二

五古

西班牙婦女歌(見水上集).....	四二
敍父招同棲霞雅集分韻得界字(同上).....	四三
夜起寄淑儀志臬(同上).....	四三
乘人力車過市(見吞日集).....	四三
慣言(同上).....	四四
論詩(同上).....	四五

西遷(同上)……………	四五
熱情(同上)……………	四七
曉起見壯丁演習(同上)……………	四八
三逆詩評(同上)……………	四八
酒半放歌(同上)……………	四九
女抗生余適在側作歌(同上)……………	五〇
劫灰篇示孟工(同上)……………	五一
月夜小步(同上)……………	五一
雨後見新月(同上)……………	五一
示惺菴(同上)……………	五二
謝友人爲覓女傭(同上)……………	五二
女勝生(見角聲集)……………	五三
紫羅蘭(同上)……………	五四

七古

- 得端儀叔姊書（見水上集）……………五四
- 中人行（見吞日集）……………五四
- 難民來（同上）……………五五
- 姚營長歌（同上）……………五六
- 青年會宿舍坐雨（同上）……………五六
- 讀報有感歐洲事（同上）……………五七
- 江防（同上）……………五七
- 述空襲（同上）……………五八
- 夜聞鑿防空壕聲（同上）……………五九
- 嗚呼吾安往兮和禮錫（同上）……………五九
- 廣沈濤園哀餘皇（同上）……………六二
- 獨石橋官舍（同上）……………六三

附錄目次

自述一百零二韻（見角聲集）	六三
張總司令歌（同上）	六七
康邊森林歌（同上）	六七
孔子（同上）	六八
華老四行爲高二適作（同上）	六九
虎尾前集	七一
虎尾後集	七四
麗白樓文牘	八〇
麗白樓詞牘	九四
麗白樓語體詩牘	九七
麗白樓詩話上編	一〇二
麗白樓詩話下編	一一一

麗白樓自選詩

一六

虎穴餘生記……………一一七

博麗軒詩存……………一一一

更生集……………一一三

林庚白家傳

亡友庚白殉義九龍後一年又四月，其儷侶北麗女士始來桂林，乞余爲家傳，余弗忍辭。傳曰：庚白初諱學衡，字浚南，別署衆難，晚乃以庚白行，福建閩侯人也。閩多林氏，而族系不相聯，各以文章事業，軒軒然爭雄於數百里間。少穆盡瘁以後，如噉谷之殉燕市，廣塵、靖庵、意洞之殉廣州，宗孟之殉遼瀋，咸與國運有關。庚白死後，乃爲太平洋戰爭之犧牲者，亦何慚於黃花三傑哉！庚白簪纓奕世，而少失怙恃，獨姊氏撫育之。賦性穎悟，七歲讀書，能爲斷句，負神童之目。八歲游燕都，始入學校。十四歲肄學太學，與同舍生姚錫鈞、汪國垣、王易、周公阜、胡先驥相酬唱，又與錫鈞合刊太學二子集行世。明年辛亥，義師起武昌，虜廷用袁世凱，爲以華制華計；庚白偕同舍生梁漱溟等窺京津同盟會，謀西聯吳祿貞於石莊，東援白雅雨於灤州，而奇才劍客復從中而起，則宛平可唾手得也。吳白旣殞，和議遂成。庚白始南下，復與某鉅公暨亡友陳子範創黃花碧血社於滬上。時彭壽松以同盟會健者專閩政，世凱慕之，則起岑春萱鎮撫福建，

以驅彭氏；蓋閩定而後湘粵贛皖可以次第覬覦已。庚白與子範謀，將遭刺客，邀春萱於滬而殛之；會子範製爆裂彈失慎自炸死，遂不果。踰稔而長江戰事作矣。時庚白已被推爲衆議院議員，既失職，浮沈自晦，猶居燕觀變。籌安之役，力言祖龍當以明歲死；蓋假京房郭璞之術，陰以歆動當世，扇揚民氣，其用心至苦。願卒以是負謗於流俗，迄身後猶騰詬不置，悲夫！張勳復辟，北平方巷戰，砲彈落所居里巷間，幾殆。事定，段祺瑞乃自以爲功，再度解散國會。國父孫總理即令程璧光率海軍南下廣州，負護法之基；而庚白方任衆議院秘書長，亦受命盡攜院中樞密文件，問關入粵。國會非常會議於以告成，舉國父爲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命劉建藩率師北伐。是役也，論者輒謂庚白之功，不在璧光下云。旋奉國父命入滇，游說唐繼堯，唐一見傾倒，禮爲上賓。顧形勢牽掣，滇師卒不能盡出；而岑春萱、陸榮廷復勾結議僚中不肖者，謀傾國父。民國七年戊午五月一日，國父辭大元帥職，退居七總裁之一。庚白知事未可爲，拂衣走海上，始治歐美社會主義之學，旁逮其文藝。復發篋盡讀中國古詩人之詩，上溯葩經屈騷，下逮曹植、阮籍、陶潛、謝朓、杜甫、韓愈、白居易、李賀、李商隱、韓偓、王安

石、黃庭堅、陳無已、蘇軾、歐陽修、梅聖俞、陸游、楊萬里、劉克莊等十九家，晨夕諷誦，如是者可十稔。迄十七年戊辰，庚白年三十二，而其詩始大成；蓋鎔經鑄史，兼擅魏晉唐宋之長矣。顧未能忘情世事，國民政府奠鼎南都，頗參樞要。倭夷陷遼瀋；旋寇淞滬，國府召開國難會議於洛陽，庚白主戰最力。還都後任立法院立法委員者有年。二十六年丁丑，討倭軍興。庚白方居滬上，毅然入都門，與當道共患難。著『抗日罪言』若干言，言極剴切，世未能盡用。南都既陷，倉皇走武漢，復刊布小冊子，名曰『國民黨站起來』；所以爲黨國謀者，蓋如是其忠且摯焉。居渝都數載，未有所展希，而詩益逾上。嘗謂：『十年前論今人詩，鄭孝胥第一，余居第二；頃則尙論古今人，余居第一，杜甫第二，孝胥卑卑不足道矣。』又謂：『余勝杜甫，非必以才凌轍之；蓋余之處境，杜甫所無，時與世皆爲余所獨擅，杜甫不可得而見也。』其自信如此。顧庚白詩自佳，與其論政之文，實爲雙璧；皆足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古心胸，如陳亮所言者。嘗上書常道，謂今日之局，所慮者爲三無、七害、十二賊，而不可不救之以六事。文長千餘言，惜其稿殘缺不盡傳。世多夸毗小夫，或驚怖其政見，以爲河漢；或又言庚白從政不

得志，乃寄其牢騷於論詩，謂當日笑存之，皆非知庚白者也。卅年十二月一日，自渝乘飛機赴香島，欲與清流碩望共檢討家國事。時太平洋戰機已逼，蓋亦冒萬險而爲之者，豈復計其個人之安危否耶！抵港甫一週，戰事遂作。是月十二日夜，倭陷九龍，誤傳庚白爲國民黨中央委員，索之甚亟，至以焚巢相恫嚇。庚白方居今巴利道月仙樓友人家，不欲株累其里鄰，急謀覓室遷避。十九日下午，偕北麗行抵天文臺道中，邂逅倭之巡邏者，遂被執。倭不識庚白，徒見其出自月仙樓，遽脅誘爲嚮導，使覓林某。庚白亦僞爲不知者，與語良久；倭卽釋之矣，復執以歸。如是者再，庚白脫險亟行，倭舉鎗擬之。時北麗在後，爲他倭所阻，禁不與庚白近。既見事迫，趨向前，則鎗彈已發，河北麗右臂復出，中庚白背，遂並仆。倭本無殺人意，見已肇禍，遽逸去。北麗先起，欲引庚白歸，而力弗勝。庚白促北麗返屋，以人來援。北麗入屋復出，呼同居者與俱。行未數步，創發不能支，急復歸屋，第乞同居者援庚白。其人已慨諾矣，乃竟背約，棄庚白弗顧。迨北麗昏蹶三小時復蘇，始更以人覓庚白，則流血過多，已弗可救，而囊金且盡喪云。嗚呼，黃鳥殲良，百身莫贖；夫己氏之肉，詎足食哉！庚白生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丁

西舊曆閏三月二十日，歿三十年辛巳國曆十二月十九日，春秋四十有五。遺骸薰葬天文臺道菜園中，倉促求棺木弗得，僅以朱衾殮體，倘馬援所謂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尸者歟！遺詩刊布最早者，爲太學二子集，次爲急就集，爲舟車集，今皆不可覓。十七年以後，往來秣陵滬瀆間，有藕絲集、葵餘集，已燬於一二八之役；過江集與空前詞，藏瀏陽黃淑儀許，未得見。二十五年起，爲水上集三卷，爲吞日集八卷，爲角聲集四卷，爲虎尾前後集各一卷，今存。曾輯今詩選，自林文起，至嚴旣澄止，得百餘家，稿未完成，僅有什一，別附鄭孝胥、汪兆銘、梁鴻志三逆詩，蓋寓充鉞之義於詩史者；今擬寫定之爲今詩選殘稿一卷，與麗白樓文牘一卷，詞牘一卷，語體詩牘一卷，詩話二卷，虎穴餘生記一卷，並附水上、吞日、角聲、虎尾諸集後，合爲麗白樓遺集行世。願今詩選中、自選獨多，其取材又不限於吞日、角聲兩集，則擬輯爲麗白樓自選詩一卷別行云。當港九淪陷時，全稿落倭夷手，幾與車塵馬足同盡；桐城章曼實任俠好義，以奇計出之，始歸趙璧，其功有弗可泯滅者。梓行有日，編纂校訂之役，余與北麗尸之。而臨桂朱生蔭龍，陳生通冬輩，亦踴躍執簡以從。庚白地下有知，庶幾無憾歟？庚白少孤露，以母親女

兄。女兒適同邑許氏，因其以小姑爲庚白婦，結褵時庚白年甫十七耳。顧性情頗不相中；民國十八年庚白自居秣陵，暱某女士，遂與許解褵。某女士旋負庚白，庚白旁皇無所歸；如是垂十稔，始與北麗遇。北麗亦閩侯林氏，與庚白非一宗。父亮奇先生，諱昶，更名景行，別字寒碧，丰姿俊美，博學能文，尤嗜吾家子厚詩。初習法政於櫻島，歸國後與桃源宋教仁相友善，嘗辟爲僚佐；教仁既遇害，發憤走關外，謂如管幼安之依公孫度也。討袁軍起，始返滬上，主時事新報，新會梁啟超倚之如左右手。一夕，自報社出，詣啟超許，行馬霍路中，爲英人克明汽車所轍，死之。時北麗生甫十八日耳。太夫人崇德徐氏，名蘊華，字小淑，別署雙韻，爲鑑湖秋俠弟子。其女兒懺慧詞人徐自華，則與鑑湖訂刎頸交，軒亭流血，營冢西泠，遭清御史常徽彈射，幾罹不測，後翔雄女校滬上，爲秋俠紀念，與妹氏並稱浙西二徐者是也。北麗濡染家學，秀外慧中，使氣矜才，不可一世，顧獨重庚白。其結褵南都，蓋在二十六年丁丑抗戰軍興後大轟炸中。時庚白春秋已四十一，北麗則問年二十二云。余識庚白，在民元壬子，作介者陳子範暨其邑人林之夏，遂入南社，每共唱酬。亮奇小淑伉儷，則亦南社社友也。民國二十年，余

在滬上，復晤庚白，恆偕安化謝冰瑩女士過余寓廬；則其詩已能開闢戶牖，非復民元時代比矣。三十年島上，僅獲再面，遂成永訣，悲夫！庚白初在渝都，書來每以不能罄衷曲爲恨；謂國家大計，世界形勢，胸中森然俱在，會當抵掌盡言之。南游匆促，猶未傾談，不意廣陵散從此絕也。顧自北麗來桂林，余與從容談論，質以所見，頗不謂謬。蓋余與庚白，政治文學，自信見解略同；所不同者，或其瑣碎處耳。庚白已矣，余猶健在，謂當與北麗左提右挈，戮力中原；則北麗所以慰庚白於九原者，亦庶幾其在是矣。至於料量遺稿，刊布流傳，後死之責，所不敢辭。庚白子女共九人：應震、應頤、應升、應乾、應咸、應庚、許出；應抗、應勝、應同，北麗出。同爲遺腹，蓋庚白殉義後九閱月，始產於香港廣華醫院云。

柳亞子曰：庚白少余十稔，當不自意先余死；香島之役，余亦在籠城中，幸賴友生之力得脫，更不意庚白之遽殉也，悲夫！庚白自渝來港，擬創詩人協會，及著民國史，欲爲中國詩史兩途開一新壁壘，此誠未竟之業；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願與北麗交勉之耳！

庚 白 的 死

「不打倭寇，中國的命運一定就完了。」這是「九一八」以後，庚白非常憂心的話。終於民國二十六年的「七七」，抗日的第一砲在蘆溝橋發了出去，庚白興奮得竟跳了起來；接著，他便撤消了滬寓，搬去南京住，他以為從此中國便走上了得救的路，也走上了前進的路。他深信住在抗日的中心地——南京——多少可以貢獻一點自己的力量；他平素的抱負，總不至於變成完全的浪費。南京淪陷了，我們倆在淪陷後的第十天，便也狼狽的到達了漢口。他抗日的決心依然很熱烈，對抗戰的前途也依然很樂觀。他日夜不停的寫「抗日罪言」，寫「國民黨站起來」。他深信抗戰的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但在艱苦的鬥爭時期，我們千萬不可以光喊「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口號為滿足。我們必須先行改進自己，充實自己。

西遷後整整地過了四年，庚白焦心苦慮的結果是什麼呢？十卷的詩——我稱他為閉

門的吶喊——和半頭的白髮吧了！三十年的歲末，他決定離開陪都，和我們作一次港島的旅行。他想藉這個機會，找旅港的文化人，共同檢討一切。又預備在香港辦一個日報，發表他十數年來的政見。（這件事和南洋華僑某鉅公已有接洽，由這位先生擔任經費。）還想創一個詩人協會和著一部「民國史」；替中國詩史兩途開一新壁壘。誰知道抵港僅七天，太平洋戰事爆發，跟著九龍的淪陷，庚白竟以身殉國了。他在幼年時就愛諸葛孔明，長大了自負是現代的諸葛亮。我在悼亡的今天，想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詩句，怎能禁得住無窮的哀痛呢！

庚白和我帶了兩個孩子，在三十年十二月一日，乘峨嵋號飛機離渝，當夜三時到九龍。在雅蘭亭旅邸住了一夜以後，第二天就搬到柯士甸道客來門飯店。八日天亮，忽聽得飛機轟炸的聲音，才知道意外的戰事已經開始了，十一日那天，前線的戰事很緊急；住在飯店裡的人，都恐怕獸兵會佔據客來門，作爲他們的司令部。於是我們就答應了淑儀的邀請，搬到今巴利道月仙樓二號，住在她的家裏。誰知十二日夜裏，九龍陷落以後，庚白竟成了敵軍要找尋的目標。因爲當時有低能的間諜，向敵軍報告，把庚白誤認作

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想居爲奇貨。十七日正午，有四個獸軍軍官，再度來找庚白；幸而他逃避在隔鄰葉秋原夫人的家裏，沒有被碰見。獸兵却見着我，就對我說：「林委員是躲藏了吧？請你轉告他，趕快到我們司令部去一下，升官發財，要什麼有什麼。用不着駭怕，我們連一點壞意都沒有。因爲在這裏英國人才是我們的仇敵。至於你們中國人，正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是代你們中國人向英國人收復失地哩。但如果林委員不信任我們，不和我們合作；那麼三天以後，我們只好不客氣了。你們這座房子，怕就保全不了，禁不起我們放火一燒呢！——此時月仙樓的主人——淑儀——過海去了，當然不能回來，也不敢回來。同住的人很多，他們都就心會受影響而貽害他們，於是硬楚歌四面起來。庚白在這種情勢之下，覺得住在那裏，實在是太不合式了。到了十九日的下午，港九隔海對峙的戰事，比較沉寂一些。庚白便從後門出去，想另找避難的所在。可是那幾天，鬼子常在路上戒嚴，我怕他太大意，鬧出亂子來，想阻止他不要出去，他個性很強，又不肯聽我的話；沒有辦法，只好追蹤跟出去。誰知道庚白一出後門口，就碰到五個獸兵，拉住了他，要他引路去找林委員。原來鬼子根本不認識庚白，那天庚白穿了

一件舊棉袍，很像一個鄉下佬，當然鬼子更不能辨認廬山真面目了。但他們看見庚白是從月仙樓二號後門走出來的，所以一定要他引路，還拿了許多鈔票和手錶給他做引路的酬勞費。庚白連連搖頭，表示不曉得什麼叫做林委員。一個獸兵硬拉著他，自天文台道上坡口直趨下坡口站住。而我當時被獸兵阻住，不許跑下來，只好站在上坡口，提心弔膽地窺探。不一會兒，看見一個獸兵，拍拍庚白的肩頭，表示可以放他走了。庚白很從容不迫地，從下坡口走向上坡口來，走不了十幾步，突然一個獸兵搶步趕來，又把庚白扯了下去，盤詰不休。盤詰以後，一個獸兵又踢他一脚，表示叫他走吧。庚白這一次走了來，比上次急一些，想是怕獸兵再拉他回去，但剛到半路，五個獸兵忽然自己爭論起來。一個獸兵竟拿起駁壳槍直對庚白背後瞄準著。我看到時機警迫，也顧不了自己的危險與否，急忙奔下坡去，想設法攔救。說時遲，那時快，子彈已經發出，竟從我的右臂穿過，再打中了庚白的背部。於是我倆跟著槍聲，同時倒地。但我並不知道自己已經受傷，居然還能夠立起來。這時候，獸兵好像知道自己闖了亂子似的，已一閃逃走了。於是我便喊庚白起來回家，庚白道：「我覺得心臟有些麻木，大概是被石塊碰傷了。一時實

在站不起來，休息一會再走吧。」我認爲逗留在馬路上，太不妥當，便下意識的用左手去拉他起來。庚白擡起身來，見我血淋淋地，半件旗袍都給染紅了，心中一嚇，又倒了下去，叫著我的小名道：「淞！你怎麼還拉我？我沒什麼，你却被打傷了。血流得這麼多，那是會死的呢！趁現在還能夠支撐，趕快回家，請他們找個醫生來止血，我不要緊，歇一刻就回來看你。快回去！淞！」我被他說破後，也就心慌意亂，再沒有力氣可以去拉他起來，只流連在他的身旁叫著：「掙扎吧！白！起來；我和你一塊兒回去。」他見我老不肯先走，突然發怒道：「淞！你不聽我的話嗎？你平時是很有理智的，今天爲什麼這樣的不中用？難道站在這裏，等兩個人一同死去嗎？快回去，叫個工人來扶我。是救你自己，更是救了我！」我也覺得僵立在路上，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便急忙跑回月仙樓二號，請了一個同居的人，一塊兒出來。誰知跑到天文臺道的上坡口，已不能支持。便指著庚白睡倒的地方，求他去扶庚白起來；一面自己又跑回二號去，剛進屋子，就昏迷不省人事了。等到醒來後，醫生正在替我打急救針。淑儀的朋友沈，也趕了來幫忙，我連忙問他：「庚白怎麼樣了？」他們都說：庚白受了輕傷，比我輕得多，已送進了

法國醫院，一二星期便可以出院，但因為法國醫院住有獸兵，不收女病人，所以我不能夠同去住在一起。此後我因為發現右臂的骨頭已經打斷了，便進了桂醫生的診所，留著醫治。一次又一次，一人又一人，凡是來看我的朋友，總說庚白的傷勢並不十分輕，但已漸漸好轉，只是醫藥不很好，出院恐得還遲些時候，不過危險是絕對沒有的。於是我也就深信不疑了。哪兒想得到，我昏迷以後，庚白並沒有被救回來。直到我醒後問起，沈才知道，再去找他；此時已在受傷後的第四點鐘，哪兒還有活的希望呢？這樣英才豪氣不可一世的庚白，就冤冤枉枉的斷送了！他是丟了，他永遠不再回來了！他的遺體，沈和幾個朋友，就在天文臺道菜園的一角，草草地藁葬著；連棺木也沒有，真是應了「大丈夫馬革裹屍」的讖語哩！他的遺稿，被藏匿在淑儀的秘密文件室裏，沒有人肯去拿出來。幸而一個月後，靠著俠義雙全的曼實，他冒著幾度的危險，不顧一切地找了出來。於是託人先帶回曲江，仍交淑儀保管，因為淑儀先已回到曲江來了。這一次我由港回國，先赴曲江，但淑儀爲了別種關係，又匆匆地離去了，連一面都見不到。我託了她家庭的保管人，好容易開了她的一隻文件箱，細細地找尋過。但過江集和空前詞二種，不

知道什麼緣故，竟已大索不得了。現在所找到的，只有水上集三卷，吞日集八卷，角聲集四卷，以及麗白樓詩話殘稿一本，今詩選殘稿二本，虎穴餘生記數頁，虎尾前集及虎尾後集各數頁，正在替他整理，以待付印。庚白！你不是曾經說過：你的氣節比軀體更重要，你的詩稿比生命更寶貴嗎？那末，你這一次慷慨捐軀，義聲昭著，也可以說不辜負你平生的期許了；雖然你的才情和你的抱負，還沒有展佈到萬分之一。還有你的詩稿，我居然替你保存了一部份，雖然並非全璧，但總算還不至於全軍覆沒呢。庚白：你還是安心的去吧！要是文字有靈的話，在中國革命史和文學史上，都應該有你底地位，但是我呢？難道除了低吟著最近所作「生死惟餘夢寐親，心憐能結再來因……」兩句殘詩以外；便沒有什麼可以自慰了嗎？爲了你，爲了我自己，我應該找到我的崗位，負起我的責任來！這樣百年以後，我也可以很光榮的和你握手於地下吧！

正文已寫完了，但似乎還有幾句話要講：庚白，你知道你這一次在九龍殉國以後，外邊對於你還有許多冤枉的誤會嗎？第一點，是講你迷信算命，爲了流年的不利，怕在渝有空襲的危險，所以逃到香港；結果呢？命是算準了，但命也送掉了。這件事，本來

也可以算是你的弱點。你不是常常喜歡給人家算命，並編有「人鑑」和「廣人鑑」兩書麼？（「人鑑」二十年前付印，現絕版；「廣人鑑」未完成，只有殘稿留著。）這在你，小一半是癖好所在，大一半怕還另有著齣晦和掩蔽的作用吧。但你這一次離渝赴港的原因，我在上面不早已講得清清楚楚了嗎？哪兒是爲了迷信？哪兒是爲了趨避呢？空襲在重慶，從五月到八月，才是最嚴重的季節，你去港島，是在十二月初旬，這要算重慶最安全的時候，哪兒會有逃避空襲的事情呢？低能和白痴都不能相信的話，却居然有人傳說，有人紀載起來。他們因爲你會算命，而笑你爲迷信，但又因爲你算準了命而連他們自己也迷信起來；泥古不化者流，更比你爲郭璞，那不是對你太開玩笑了嗎？這是你死後受冤的第一點。第二點呢，說你輕率浮躁，不顧好歹，在戒嚴的地方散步；因爲不懂敵人哨兵的話，不聽他們的禁止而被他們開槍打死了。更有無聊的人們，還捏造謠言，講是我在房子裏悶得慌，要出門散步，你却是陪我出去而遭受池魚之殃的呢。你平生做事不免有些急躁，這個也是事實；但這一次，爲了間諜的告密，爲了獸兵的窺伺，更爲了同居方面的安全起見，所以毅然冒險出去尋覓別的避難地方，哪兒是悶得發

慌出去散步呢？並且，這時候獸兵四處強拉花姑娘，人心正在恐慌浮動之秋，我又不是三歲小孩，難道真替自己去找死，更會找了你去陪死嗎？這是你死後受冤的第二點。第三點呢，有人說你既然認自命為研究國際的專家，自命為現代的諸葛亮，為什麼連日本鬼子會掀起太平洋戰爭的決心也看不到，而特地到港島來找死呢？這一點，我也無從替你辯護。因為你到了港島以後，有人問你，太平洋戰事是否會爆發，你完全肯定的否認，還說出：「日本撒嬌，英美作態。」這八個字來，斷定鬼子不敢動武。不過話還得說回來這一次鬼子掀起太平洋戰爭，對他本身實在是一種切腹的舉動，是瘋狂了才會動手的。鐵腕外交家陳友仁不是也說過嗎？「日本鬼子無論如何何不會動武的，除非他是瘋狂了。」瘋狂的人還可以講到利害嗎？從來研究國際問題的人，只是從利害上檢討一切的。現在鬼子的舉動，正是所謂「人急跳梁，狗急跳牆」；又可以說是：「油糊了竅，豬油迷了心」，的確是在人類正常思慮範圍以外的。所以不特當時旅港文化人的看法，都和庚白一般，毫無準備；就是英美大政治家像邱吉爾、羅斯福之流，在太平洋戰爭初起後，顯然也露出手忙腳亂的形狀來。那末，他們還不是和庚白一樣的上當，哪兒可以獨獨苛

責於庚白呢？人家不把估計錯誤來攻擊邱吉爾而單索垢尋瘢到庚白身上來，這是他死後受冤的第三點。本來「人非聖賢，誰能無過，」我也不是一定要替庚白辯護，把他描寫做一個當世的完人。不過，太過於捕風捉影之說，流傳衆口，也是不對的。所以這段尾巴，我看也還是不能省掉的吧。

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夜北廳於桂林

麗白樓自選詩

序

余嘗謂無雄深之才力，與真摯之情感，更不能發揮其所處之時與世者，不足與言詩。故雖幼受母教，八齡通韻律，而自嫌才力未充沛，情感未深刻；十餘年來，所作寥寥，由是故也。平生嗜詩甚篤，尤冀中國詩壇能一新其壘，凌轢古人；然周覽近代詩家，能合余之理想者殊尠，縱有負盛名於當世，自以爲詩格之高，去天尺五者；余視之，其所蘊諸中與發於外者，亦猶夫古人云爾，遑能卓然自立哉！吾人盱衡當世，處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舉古人所有之意境與其所無者，皆兼容而並包之，古人爲詩，僅有一意境，吾人乃有焉；處境如此，而猶不能發揮其才力與感情，成一劃時代之作品，寧非中國文學界之憾事歟！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余初讀庚白詩，覺在十六年丁卯以前所作，亦竟無以殊異於人；自丁卯屏居上海，乃漸有所窺獲，己巳庚午以後，則日益孟晉矣。迄二十六年丁丑，余嬪庚白，值討倭軍興，中國更入一大時代，庚白偕余西遷入蜀，忽

忽五年，積稿益富。余心喜其詩，訝爲百年以來所未有。蓋非必其才力者感情，有以遠勝於古人也，實百年以來之時與世，有上昌其詩耳。詩賢於此，乃盡忘其時與世，一若身爲漢魏唐宋人者，豈不謬哉！至才力與情感之不能兼擅，則猶其餘事耳。世觀此文，或以余言爲夸大，謬譽庚白；試取庚白詩而讀之，凡所抒寫，什七皆古人之所無，而又爲今人所未言，猶得謂非百年來之贗品耶？何況中國前此，未有所謂社會主義者；庚白以社會主義者之身世與懷抱而爲詩，斯其所以成功歟？庚白遺詩，有藕絲集、癸餘集、過江集、水上集、吞日集、角聲集、虎尾集種種；前二者燬於一二八之役，後數者庚白殉難香島時，余亦受傷入醫院，全稿幾與車塵馬足同盡；幸桐城章曼實先生，冒險尋覓，託人攜歸內地，而過江集與空前詞復不可問，良用疚心。顧劫餘手蹟，卷帙猶繁，流傳有待；茲先取今詩選殘稿中之麗白樓自選詩一卷刊布之，蓋庚白生前所自負爲最有史詩價值者。世有達人，倘不河漢斯言歟！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北麗序於桂林五美路之寓廬。

麗鹿白樓自選詩



張氏
 持白選
 行
 子題


麗白樓自選詩

林庚白著

庚白以字行，舊名學衡，字衆難，福建閩侯人。嘗爲衆議院秘書長，今官立法委員。有藕絲集，蕪餘集，過江集，水上集，吞日集，角聲集。

麗白樓詩話：今詩選中，余自選獨多，或疑其私，然而無私也。曩余嘗語人，十年前鄭孝胥詩今人第一，余居第二，若近數年，則尙論古今之詩，當推余第一，杜甫第二，孝胥不足道矣。淺薄少年，譁以爲夸，不知余詩實「盡得古今之體勢，兼人人之所獨專」，如元稹之譽杜甫，而余之處境，杜甫所無，時與世皆爲余所獨擅，杜甫不可得而見也，余之勝杜甫以此，非必才力凌鑠之也。余五七言古體詩，奄有三百篇魏晉唐宋人之長，五七言絕句，則古今惟余可與荆公抗手，五七言律詩，則古今惟余可與子美齊肩，蓋皆以方面多，才氣與功力，又能並行，故涵蓋一切。世有知詩者乎，當信余之所言非妄矣。

禪心將之成都來索詩書二絕句與之

客中相見暫，又報去渝州。諸郡皆兵馬，行空有壯遊。
君到錦官城，行行春水生。周邦今日事，蜀道古人情。

光明

夜半光明入，開門月滿山。不知身是客，猶夢兩京還。

金鐵

金鐵飛揚甚，東西兩半球。驅民惟以質，相斫幾時休！

白克路故居女頤生處

電掣煙銷十七年，呱呱小女已齊肩。人生到處留泥爪，只換經過一惘然！

霞飛坊晚眺二之一

血紅電炬出牆隈，賓館峨峨面市開。二十年來民力盡，賈胡賺得好樓臺！

甲戌歲暮雜詩十首

少年萬口說儀秦，曾是投荒出塞身。志行輕售吾所恥，豈能更作靖康人！

意自無涯世可嗟，誤將身命屬登迦。江樓句好猶堪憶，拋盡功名破盡家！
平生揮手萬黃金，念亂憂飢中歲深。撫髀非無玄德感，價皇終不負初心。
吾土登樓念仲宣，艱危一節獨能全。故人臺省垂垂老，奔命東夷入寇年。
手定新詩百惘然，如僧髮在未全禪。低徊豈獨新亭淚，紅袖青山事亦遷！
交遍農工士大夫，遺黎市儈及屠沽。一樓負手猶叢謗，深念魔高與道俱。
兒時竹馬路堪吁，中表諸兄漸有鬚。南北東西憂樂意，蒼生滿眼欲何如！
北來巧宦盡腰金，奔競夤緣計最深。休問興亡吾黨事，亂鴉自繞蔣山陰。
絕豔驚才屬虎年，眼中兩見此嬋娟。難忘痛定椎心味，便近秦樓未敢前。
孤露相依念姊嬲，燃鬢李勣負平生。瀟阡表在長垂淚，終是東方舊性情。

廣九路車中望香港二首

香江漸近見帆牆，海氣山光鬱莽蒼。互市今爲爭霸睨，風濤浩浩太平洋。
高崖淺水遍人家，民力全窮士習奢。地有衰興邦豈與日猶云此土屬中華！

上海至南京

二年不入秣陵城，豈有滄浪濯我纓。蓮葉淤泥兩無礙，解嘲苦說盜泉清。

壽昌翰笙招遊玄武湖四首

荷香在水月微光，及共湖山算不亡。飽喫西瓜茶葉蛋，幾人到此念農桑！
兩家兒女各隨爺，誰識爺歡隱嘆嗟。田漢白頭華漢悴，蹉跎吾意亦無涯。
擲我中年初戀身，黯尋泥爪去如塵。一湖便有滄桑意，却對同舟二婦人。
中年勞者其童男，曳我登車鬪欲洲。莫謂兩毫關細事，飢驅如此國何堪！

病起對菊

桂尚吹香菊漸黃，柳陰馴雀自飛翔。秋花不爲風霜損，不比春花傍豔陽。

車窗書所見二首

道旁婦孺各東西，開水饅頭燒餅鷄。飢渴更憐勞苦者，全家生計此提攜。
垃圾皇皇鐵路隅，風寒襤褸裂肌膚。祇今四海尊勞力，溫飽還能到汝無！

抗日雜詩十八之八

海風破浪日揚沙，冊萬征人盡憶家。「千女縫」飄江草冷，頭顱自擲策勳譁！

四郊無數突圍兵，樓閣成灰斷市聲。人迹全空鏡吹厲，揚鞭松井入南京。
焚舟英美槍池魚，水電張皇問罪書。七見圖窮終一決，未應爭霸苦相虞。
野哭平綏不忍聞，加倫自勒遠東軍。馳書遣使飛空日，又報揚州昨夜焚。
元戎罪己語沈哀，寸寸山河有未灰。天塹長江終古在，一麾慷慨武昌來。
猶有飛揚左右分，清流紙上盡能軍。荒煙過烏吳淞水，腸斷無名烈士墳！
東南財富化爲烽，却把長繩繫敵蹤。徵調自繁奔命夥，請纓無路走工農。
北平爐火據城狐，武漢流亡日夜趨。行李塞途文告沸，古來窮變有驅除！

如蕙夜過二首

撲朔迷離別是春，燈邊憐取眼前人。難忘衣我淮徐夜，去國心情被酒身。
拈牌壁橋兩含情，藕斷梅酸各自驚。知有天涯無限意，東風不管柳枝輕。

純陽洞中國梧桐

牆頭樹色帶山來，雜樹梧桐傍綠苔。舉國推移珍此物。不教異種蜀中栽。

迴眸

茶花紅豔水仙幽，瓶際吹香共一頭。人影雨聲樓上下，更無言語有迴眸。

情鍾

情鍾渾是電交流，膠結深深更不休。姪後暖寒須着意，等閒能種一生愁。

偶書

中年況味渾如酒，少女心情盡是詩。此意更誰能領會，已春尚有未開枝。

聞寇津日軍譁變二首

戲海群鷗未息機，海風吹黑太陽旗。丁沽一夜奔流水，喚起征人盡憶歸。
少婦樓頭日望夫，爺娘思子苦田蕪。鏡歌中有無窮淚，不待成桑海亦枯。

己卯元夜重慶市見舞龍燈

經冬重慶渾無雪，建子中華早換春。山市却看燈火鬧，不知身是過江人！

巴童

巴童信步去如飛，午發前村飯熟歸。十歲裁過行卅里，冬深尙着破棉衣。

與夫

沿坡急雨作奔流，坡上與夫汗滿頭。頸背全濡衣露肘，苦爲八口走巴州。

清光

清光豈遂便東胡，襲遠行空勢已孤。膽怯鄰翁私問訊，不知今夜賊來無？

解警後二首

喚雨槐陰布穀啼，日光卻繞院東西。相驚昨夜都無睡，一樹春禽自在棲。
生死誰知月有權，古來惟是願長圓。而今月好翻資敵，憐取朦朧四海全。

日夜十一首

日夜無驚仗風雨，偷閒田舍不成翁。秋光解識炎涼意，曳綠枝頭幾葉紅。
火稀風急樹冥冥，疏密天空出沒星。山雨不來人語寂，隔燈茅屋遠如亭。
夷險安危一月如，賊來直似與秋期。莫嫌夜黑差無警，蚊帳微涼睡最宜。
隔山簫鼓沸深更，如霧如煙天漸明。欲起扶頭還又睡，雨聲窗外似人行。
樹色朦朧雨欲無，犁牛不遣水田枯。農人早晚山坡路，只爲豪強囤積奴！
開晴寇盜恣飛行，積雨能令水潦成。卻愛輕陰微霧畔，秋如被酒夜無聲。

坡上秋寒夜起知，風梧欲語雨如絲。悄無院落茅簷火，疑是漁燈出水涯。
須臾雨過返光來，只道巴山破曉纔。急起窺窗知是月，殊方物候費驚猜。
身是籠禽淚鑄詩，尙堪心力鬥羸疲。求容枉道吾無取，高舉能深萬里思。
病後渾如整敗兵，蒐殘補闕更求精。疾風勁草平生意，百戰瘡痍奮一成。
鄉居遠禍市居便，燕子生涯歲數遷。籬畔黃花應笑我，卷簾人瘦又今年。

讀報十二首

殖民兼弱騁雄奇，世有難言國可知。汗血千夫供一擲，日新淫巧鬥胡兒。
殺人如草是成功，拓地依然中古風。不識文明作何狀，飛揚金鐵萬家空。
尙詐誰憐霸業僵，自空震撼沸夷傷。種因得果終成亂，十日倫敦瓦礫場。
鼓翼飛行猛士多，旗飄卍字海揚波。巴黎一陷矜無敵，更請君王避網羅。
百戰功名迫老蒼，晚猶負重太郎當。沼吳霸越尋常事，只恐將軍鬢更霜。
苦爲樓船策萬全，一飛海上欲冲天。黑衣宰相登車際，火急西歐鼎已遷。
波羅地海暗吞聲，弱小諸夷說合并。卷土輿圖光復日，代興赤白不勞兵。

眼熱鄰舟滿載過，機槍恐動佛朗哥。委蛇兩大疑無伴，黑海泱泱禍水多。
拖泥聚鐵不成舟，進退羝羊苦未休。碁劫張皇輸一著，要功尙欲角邊收。
香多莫似麝焚臍，萬口「門羅」略見倪。急與迴戈堪定霸，風波已繞地球西。
武侯曾以弱攻強，西北西南況廣長。聽取巴山秋半雨，先聲鏜吹作重陽。
無冕能尊亦帝王，五洲億兆紙如槍。獨憐簸盡豪強舌，只換勞民淚萬行。

九日傍晚轉晴得遠書

書到重陽及晚晴，林巒浴日四山明。相憐不盡天涯意，病榻胡笳況數驚。

會心

日近南窗似有私，眼中此意少人知。會心不在冥搜苦，不待登臨盡是詩。

飯罷

田塍旁出路多歧，積雨低窪便似池。飯罷閒行看野色，吹煙籬落數花垂。

聞道二之一

聞道金山衛、連朝竄日兵。難民多越境，流寇但爭城。尙有延韓議，空餘撼岳聲。艱危

江左局，盡付黑頭榮。

書事五首

引退曾何濟，幽并未解圍。汾陽空自許，河北已全非。客子能爲寇，將軍誤鏡幾。至今南苑月，禾黍共依依。

又報孤城陷，太原肉薄中。軍興裁數月，野哭幾西風。道路音書阻，方隅割據窮。新聞堅戰守，遣使勞山東。

浦東南市火，一炬與全師。慷慨西征日，飄揚北府旗。擒王容故縱，覘國恐多疑。羅馬浦蘆塞，行人各有辭。

昨克楓涇鎮，皆言敵不支。重圍新鬼哭，問道兩軍持。爲壑鄰猶冀，沈山日已移。中興群屬望，待與起瘡痍。

何物高宗武，言和忌憚無。竟稽黃濬戮，又報大名墟。亂國思刑賞，爲俚有智愚。川原秋草遍，野骨未全枯。

初冬湖遊同北麗二首

小艇沿湖泊，能使士女嬉。水光明遠樹，野色寫新詩。忽聽行軍曲，如聞破虜時。褒忠林表塔，不變雪霜姿。

受日枯荷赭，吾爲此卉驚。群山娛茗坐，兩鳥作春聲。窮變冬非酷，更新物自榮。向來憂樂意，終不負生平。

冬晨口號

鴉鵲爭催曉，寒生水面窗。鐘聲千萬戶，日影兩三幢。禦寇先明恥，興邦有不降。無愁前代事，吾欲用長江。

昧幸寄詩至

千樹武昌柳，春歸獨憶君。詩將巴雨至，夢與楚江分。前敵飛書急，西鄰遣使紛。遠交情已見，中國自能軍。

餘熱

餘熱能妨睡，宵來未有風。微聞人語出，漸見日光東。一枕偷安際，三軍轉戰中。獨嗟謀不用，逸豫豈吾衷！

今日

今日中原事，河流亦厭金。遂成相峙勢，不負苦撐心。無霸鄰將亂，要盟寇已深。荆襄猶可守，念往耐沈吟。

讀史七首

自報防秋急，江淮舉目非。九州龍戰始，一姓蟹行肥。轉徙空都邑，流亡有等威。師勞倭亦敝，萬里合長圍。

宵旰元戎事，清流競竊鉤。不聞誅少正，惟是赦諸州。慷慨田橫血，淒涼馬謖頭。前軍方轉戰，幕府隱譙周。

黨論舟中敵，縱橫媚竈多。眼穿回紇馬，淚盡洛陽駝。僕射元規塵，將軍越石戈。高光靈爽在，長護漢山河。

百輩鮮卑語，三都吉莫靴。乘軒紛使鶴，列陣枉爲鵝。江左酣王謝，山西仗牧頗。至今燕趙寇，不敢渡黃河。

北府兵猶壯，西鄰使已窮。尚能依晉鄭，未可倚羌戎。安內哀羸錯，貪功誤呂蒙。低徊

青史恨，豈獨賣盧罷。

巴蜀曾興漢，荆襄不保吳。由來唇齒國，須切腹心圖。郢覆秦能復，凡亡楚亦孤。兵窮張赤幟，抉眼看東胡。

不見朱夫子，空懷白鹿蹤。衙官支半菽，處士享千鍾。世已無尼父，誰能問魯恭。明朝滄海上，天下正洶洶。

聞棗陽克復

昨告前軍捷，追奔過棗陽。襄樊今得免，潼洛寇須防。堅苦三年戰，驍騰十郡良。不須占太白，弱國已能強。

送仲兄疏散隆昌二首

避地羈微祿，憂兵復此行。艱虞巴道路，危苦漢公卿。敵國群飛沸，東川數縣榮。無爲驚賊擾，明歲看收京。

五十未爲老，嗟兄滯宦遊。官書從俯仰，行李困車舟。故里傳烽急，鄰封雪涕收。時危還惜別，弟妹各他州。

纒衛將入藏乞詩以壯其行爲賦五言十四韻余生平不作排律重以君意一破例

安息初通漢，吐蕃本附唐。俱爲鄰所覬，早使國無防。一老新持節，聞君共束裝。言尋西藏俗，領取外藩常。冊立沿清典，羈縻到佛光。客行秋浩盪，兵動世張皇。渡海飛空遠，憂時惜別長。計程行萬里，假道出諸羌。試訪牟尼迹，當思印度亡。書來知意重，詔我以詩張。兩載同羈旅，先驅愧園殤。邦危刑賞賤，士奮肺肝強。念此神逾王，看渠寇自戕。明年巴縣見，飲至更浮觴。

獨石橋寓樓雜詩 二首

日親奴媪役，自饜婦能齊。

時兩女傭新去，余與北廳躬自執役。

卽此知勞力，耽吟得好題。前坡羊喚母，昨

夜雨成泥。道是郊居靜，車塵復馬蹄。

病起能過我，樓家稚子來。開門甚對弈，面圃樹新栽。小友新懷橘。南枝早著梅。傳聞大庾嶺，賊勢近方摧。

一月大如盆，群山青到門。冬來飛賊少，野曠牧牛尊。擘橘年將換，扶藜客見存。時危羸健飯，不遺整乾坤。

矜此樓頭月，中宵助燭光。三年過朔望，四海有夷傷。世亂添詩料，脣乾愛茗香。艱難堅苦目，坐嘆國無良。

獨石橋何處，田塍登降間。坡行多捷徑，野望盡叢山。霧重纏光在，人稀夜柝閒。盈廷吾所恥，匏繫號清班。

又聽山棲雨，鄰家買菜還。拖泥車數過，取煖戶微關。遠樹浮千嶂，高坡轉幾彎。詩隨時世異，莫道落巴蠻。

曠古支離局，胡人競市恩。興邦諸呂盛，求守四夷尊。囊底多餘智，吟邊壯我魂。憑闌看暝色，且復問鷄豚。

同居遼左客，誦佛答詩聲。亦似渠無畏，私疑聖獨清。淪胥傷故國，詠嘆抵長城。共此栖遲意，應憐入世輕。

夜色能明野，朝來雜雨晴。撼樓風力猛，得水樹枝榮。飯罷親詩卷，眠遲暱乳嬰。豈無憂國意，徒乎欲何成！

處變仍爲宦，求安復此州。大人爭尚口，良藥奈醫頭。長是夷情蔽，逾深士習偷。樓居

聊善頌，啟聖在殷憂。

霧雨晴相錯，行過建子年。不聞姦宄戮，惟見歲時遷。敵國終先潰，橫流可盡填。欲窮高處目，無翳是青天。

朋舊垂垂老，心情獨少年。依違羈黨籍，俯仰愧時賢。日與山相對，泥深馬不前。高歌還自勞，猛着過江鞭。

望後夜起二首

望餘光在地，霧裏夜如煙。此景誰能盡，吾詩必可傳。寒深知曉近，意遠得春先。一火依山出，徐看野色妍。

竹屋疎還密，水田瘦復肥。雨過蘇百態，夜起靜周圍。漸曉山如醒，當風樹欲飛。高囊平廣甚，所得是添衣。

意行

意行窮野色，虹與霧爭山。飛鳥去無際，余心殊未閒。忽逢同院女，折贈菊花還。問采自何處，前坡彎復彎。

北碚歸途

適野多冬意，山風生暮寒。沿坡頻上下，行路各艱難。車仰人如篋，鳧嬉水有瀾。疾馳官道馬，憐爾戀羈銜。

爐邊感懷

飯香知近午，雪霽怯餘寒。脈脈圍爐坐，栖栖繞室看。國多希古政，身是過江官。孤往群飛際，惟應惜羽翰。

猶盧晚眺二首

石闌干畔立，新霽水溶溶。詩在牆陰樹，人行鳥外峯。通宵飛賊緊，一霎旅魂慵。國策終難忘，三年誤取容。

樓角嬉童稚，中年到眼前。未須輕嘆老，豈屑浪爭先。世念驚矛盾，夷歌壓醉眠。滔滔江漢水，直欲與都遷。

熱甚

熱甚水先枯，簷低瓦亦無。驚逢初伏始，苦受一官汗。桎梏如囚久，兵戈與古殊。天狼

新斂迹，斗米十金逾。

偶題四之二

重慶三年史，中華亘古奇。胡塵猶蜀道，暑雨儼堯時。反側平西恣，張皇僞楚嬉。千秋大司馬，身繫漢安危。

十日巴山雨，村農喜歲豐。輕寒疑出伏，積水欲成洪。海道南夷阻，軍儲西域通。鷄鳴無盡世，弱國未終窮。

八一三夜迴龍橋納涼二之一

二尺門前路，無燈愛夜光。風瀟天欲雨，野曠月生涼。故國千山遠，哀兵四載強。淞波流不盡，東望百迴腸。

七月十二夜坐月

一月生千念，依然欲暝天。新涼秋在鬢，餘熱午當權。晴雨爭明日，安危繫極邊。龍州倭未破，兵氣共嬋娟。

二金鷄卯十，米貴往豐年。重利姦民狠，居奇大賈便。曾成憂日食，苦說賣官錢。困頓坡上下，柴門面稻田。市遠疑中古，燃薪汲水烹。依然農立國，奈爾未爲卿。變夏資貪墨，降胡鬻友生。澄清心力在，不必問君平。

夜起讀邊報到曉四首

寒緊秋將老，山明夜最幽。餘光猶似望，積雨亦成流。苦盼邊頭捷，深爲國策憂。滇黔今腹地，及早復龍州。

親鄰成再誤，假道亦吾仇。休更盤千馬，誰能挽萬牛。飛書河內急，密約越南休。不待聞鷄起，安危繫數州。

壁間蟲斷續，守黑得光明。靜臥知無雨，沈思過半生。山河周顛感，戎馬杜陵情。朝氣吟邊人，歌呼意豈輕！

霧與山爭曉，依然颯爽過。未明翻昨報，一昔葬秋波。思逐飢鷹奮，心懸斷藕多。籌邊吾亦頗，世念百蹉跎！

辣斐德路夜歸

踢月林陰信步歸，雨餘薄暖與秋微。車塵白沸金銀夜，歌吹遙喧粉黛圍。衰世多應耽逸樂，中人所得是依違。栖皇此意將誰語，臚把心光接素輝。

壯懷

壯懷臚遺濁醪知，四客圍燈共此悲。幾輩艱貞終不叛，故人魂魄竟安之。狂歌聊與娛寒夜，窮變還應付後期。意表莽蒼明日世，中華萬一見××。

倚樓

樓外輕陰漾雨絲，倚樓獨客意迷離。小園草綠春將半，鄰樹風微暖自知。百淚終難溫斷夢，一生長是後花期。盡拋心力贏勞悴，蝶罵鶯嗔各有辭。

曉過新亞酒店遂至楊樹浦

歌聲豔絕出牆隅，到此真憐貧富殊。樓迴賓朋矜睡美，工苛婦孺苦飢驅。盡搜餘力供豪侈，猶說勞心判智愚。人役役人時世囿，揭竿古亦起農夫。

來喜飯店小酌

明燈照坐水汀溫，中有千夫汗血存。終是閒民耽此樂，半淪屬國欲何言。工農入市祇同化，裨版能軍競自尊。獨醒猶堪嗤駟儉，未須乞醢買胡門。

車過蘇州河

兩旁搖櫓韻機聲，紅綠燈光滅復明。車次高層瞰樓閣，橋頭夜氣貌繁榮。器新賸與行人便，黨盛難支大廈傾。江左偏安群所頌，中流鉅室共承平。

外灘公園四首

坐着剪水片颿便，畫意詩情着眼妍。林吹陰陰微受日，江風颯颯遠浮天。雜陳百態驚矛盾，壘斷群胡覬市廛。侈說東方文物美，殖民幾輩獨能賢？

木筏隨流鐵艦狂，橫斜上下水中央。誰憐夷夏周旋地，便是炎黃汨落鄉。稼穡全非姦富夥，金銀漸盡達官昌。尋常玉帛干戈際，寇至雍容說禮防。

返照餘光注我眸，過江敵國盡同舟。豕蛇各有兼并技，魚鼈祇爲出沒謀。剝極高樓皆汗血，憤深一士獨煩憂。名存實喪終何朕，不待降幡出石頭。

一水東流更幾支，群飛自沸黨陵夷。習奢況使疲氓集，未貴先教下士移。難與群狙論國

是，賸持此意補吾詩。景光觸緒供千喟，靈爽鍾山或鑒之！

南風

南風能茂插盈枝，初九初三月似眉。靜女無來樓自獨，聞人不死國逾危。是非坐共黃金盡，離合今難白首期。萬事推移猶故我，艱貞只有此心知。

顧家宅公園夜坐四首

漸稀遊客愛荷香，觸緒蒼茫感歎長。詩意自生風際水，月光能寫夜深涼。少年曾是希諸葛，來日寧終老靖康！三策平倭祇袖手，冗官亂國欲何昌！

一官旅退口如瓶，玄鬢驚秋亦漸零。娛夜猶能謀句法，摸金孰與念生靈。北方骨肉羈豺虎，東晉江山要血腥。不是「春秋」今日事，下泉幾見更存邢！

柳陰古意見燈籠，能變炎涼水面風。花草都隨車響寂，林塘亂走月明中。伴入夜色如相勞，照我年光有不窮。憂樂乘除中歲始，心哀稍喜氣猶雄。

涼颺吹落隔林黃，幾葉飄零幾鬱蒼。悄愛歸程攜月色，閒隨去路踢燈光。殘宵粉黛能爲魅，淑世衣冠是不祥，破曉東方應有待，要憑朝氣變滄桑。

顧家宅公園與北麗臨歧並坐處

露又沾衣日幾斜，重來三宿意無涯。心懸吳越身如寄，夢繞湖山鬢有華。最念高樓將母意，屢驚此地撤兵譁。中人動靜關全局，便欲懷安那是家？

閩廊坊戰事二之一

三舍看揮逐日戈，養兵豈意是言和。鄰專進退寧能國，地盡燕雲直過河。北道軍容猶可試，故都士氣未全訛。江淮四鎮前車在，青史忠姦有不磨。

紫雲洞紀遊同小淑岳母北麗

日光帶雨洞天深，坐聽涼風出樹陰。晝寂三人渾入定，林幽一碧不聞禽。梵聲只與僧爲市，佛面還憑俗佈金。積弱東方宜有此，邏羅印度劫灰侵。

丁丑雜詩四之三

代往長留楚漢紛，鴻溝此日亦中分。止戈欲限幽并界，班馬求全冀察軍。東去江流終未厭，群飛海水直如焚。危邦橫議消沈盡，伏闕諸生更不聞。

行李張皇道左看，九家十室半凋殘。僨興坐恐民先斃，牽率行憂國苟安。不瞑鍾山靈爽

在，無愁辱并淚痕乾。延韓那是苞桑計，玉碎山河古所難。

沈舟破釜竟如何，直北關山一夢過。黨敵猶思盟白水，寇深始欲保黃河。相驚腐鼠支離國，爭出遊魚泛濫波。喚起東南雄秀氣，長江飲馬倚鐃歌。

風雨中觀中國空軍擊賊

行空轉戰突長圍，直挾驚雷四出飛。敵國軍營精銳盡，西鄰使者笑啼非。他年上海還吾士，有史中華壯此機。風雨沾衣騰萬衆，道旁苦盼凱歌歸。

續丁丑雜詩六之一

傷及行人舉世驚，唐寧街畔可勝情。兩洲歐美張皇甚，一介儀秦跋涉輕。國破纖兒紛作賊，兵驕醜虜競屠城。百年不變猶倭寇，會見扶桑掃穴清。

病起聞警

角聲悽厲帶鐘聲，寇至京師日數驚。來去時過空際影，陰晴能驗賊中情。上天下地看群動，遵晦韜光及四更。病起園庭攬朝氣，東方爲我作微明。

浣花酒家聞警同北麗

礮聲屋瓦與俱飛，坐客驚逃酒保稀。一霎升沈群託命，四郊出沒動成圍。兵爭各挾空前器，輪轉真疑不息機。世號文明祺嗜殺，中華禦寇見仁威。

首都飯店聞警同北麗

荷塘徐步午風微，聞角脩然與振衣。生死萬家關一擲，晨昏千里見群飛。前軍超海爭擒賊，兩隊行天屢合圍。灰墨門牆求避禍，遠疑戰艦近嚴扉。

法國共產黨人古久列輓詩

一尊及共少年場，燈火高樓夜未央。並載曾爲東道主，傾談最憶晚秋涼。豈徒胡越相憐感，端有人琴具邈傷。赤幟黃金爭起滅，中華落日向何鄉！

危城中喜逢如蕙

危城失喜忽相看，五載東西一面難。雙辮肩垂微有訝，片言電遞若爲歡。

君以電
話見報可教劫

火埋憎愛，各有煩憂襲肺肝。執手迴廊初雪夜，燈邊語默意千般。

車次被酒

大餅花生豆腐乾，雜陳佐酒破嚴寒。兒郎濟濟從空下，蠟炬盈盈傍坐看。擘橘哦詩忘夜

永，和衣不寐到宵闌。林梢漸轉如弦月，分我光明玉一盤。

蚌埠曉發

月色車聲帶曉霜，朔風獵獵樹蒼蒼。一車數十流離客，四省經過戰伐場。漸北寒深民更苦，自東海沸寇方張。古來絕續顛危際，氣作山河有不亡。

西遷四首

相斫局成未絕秦，遠交情見但喧賓。事非投鼠矜持誤，勢是牽羊穀餼陳。北面何堪終一戰，吾謀不用豈無人。風瀟雨晦軍書緊，却望蘇嘉壁壘新。

漂泊千官似轉蓬，爭舟在邨異而同。文書亂疊江流急，行李成堆解宇空。昨夜三軍過道左，群胡隔岸看華中。成渝武漢西遷地，窮變終堪一角雄。

死守能終勢可圖，東南士氣未全灰。遷京勝算巴黎在，卷土雄師建業來。左股蓬萊驚首鼠，上游鸚鵡戲樓臺。分明堅壁沈舟決，鬥志猶爲衆所猜。

無改龍盤虎踞尊，逆流衆水欲爭喧。一身豈料成詩史，九國空聞有責言。帶甲何當民盡奮，輕裝尙有婦同溫。秦庭又見飛車發，終古江東付姓孫。

遲隴海車夜發

車多壅塞路紆迴，一日程途三日來。守夜群思行役苦，飛空寇爲市廛災。節過小雪初聞雁，地近中州未見梅。繞室當門人似蟻，能謀一榻亦佳哉。

鄭縣旅夜同北麗

投無店去無車，而垢無湯髮未梳。人滿邦危雉鎮沸，師行道阻仲冬初。置身晉楚眞成鄭，想像關張昨過徐。挈婦攜囊來待旦，南征且食武昌魚。

渡江至武昌

滔滔江漢去何之，十載升沈北伐旗。曾見中興餘此水，尙思左顧用西夷。蛇山落月潮初上，牛渚揚波岸幾移。三戶亡秦終可待，未應更續永嘉悲。

江岸散步

江風如虎樹枯黃，滾滾長江盡戰場。國破人心終不死，寇深腹地尙能昌。牙旗玉帳安危繫，楚水淮山士馬張。左右龍蛇爭起陸，雄關可有一夫當！

將爲蜀遊感賦

兒時自許武鄉侯，豈謂邦危竟蜀遊。淚迸艱貞忠憤意，腸牽骨肉米鹽憂。相驚虜騎窺江水，太息西風送庾樓。武漢行過三峽見，中興士馬在渝州。

旅中有感

春寒樓外雪如棉，父老能言北伐年。曾幾推移成此局，尙餘市肆毒群賢。瓦全直使神州誤，七見猶期異國憐。全棄江東哀庾信，峨峨××自經天。

巫峽

不聞巫峽有猿聲，惟見羔羊躡草輕。雜樹傍田春意繞，高巖東水濁流傾。山川早爲昌詩地，兵革能成入蜀行。彈雨鄰舟疑盜至，欲將號令肅長征。

萬縣

山下人家山上田，一橋一塔一村煙。英人面目華人血，左手盃盤右手鞭。事往憂深皆敵國，邦新地奮是何年。却看隔霧江流畔，舉網漁翁已得編。

嘉陵江晚眺二之一

蜀江知我遠來情，預遣黃流與合并。三水抱山三面繞，一冬籠霧過春晴。心雄常是輕天

下，地大終堪困日兵。却對危碁閒國手，驍騰浩盪意難平。

青年會家庭宿舍

人家十數共樓居，時有兒啼出屋隅。地濕青苔沿砌長，室幽白紙貼窗糊。橫生野趣詩能喻，更上高層水可呼。城市山林宗教迹，紛來千念敢忘吳。

旅夜小步同北麗

慣於行役不知勞，況共清遊破鬱陶。傍樹月光隨影幻，上坡脚步與山高。風來膽與驅煩熱，鳥止猶能惜羽毛。那更桑田留命僅，艱危一爲起吾曹。

樓居書懷

窗影浮燈作竹紋，鄰家飯熟菜香聞。小樓便有村居意，一卷能將古趣分。見事平生堅自信，隨波學國更何云。神州若有驅除朕，用我他時起異軍。

憶螺江故居

三十年前江水聲，松風山翠滿簷楹。攤書每憶兒時味，席地偏宜夏夜晴。不解思鄉祇念往，徐看破敵與休兵。童心不共塵勞盡，可貴人生是此情。

憑仗

憑仗奔車壓市聲，四郊動見死無名。地經竭澤猶能富，民善治生未可輕。形勝休誇前代險，豪強直與此州并。我來豈獨登臨感，戡亂先期蜀道平。

八一三紀念日

舉族衝冠「八一三」，東南破碎奮西南。朋交久宦心先死，親貴多金國豈堪。赤幟紛驚張異黨，長繩苦與繫丁男。如山民氣非難試，却遣×××××。

英遣

龍眼堆盤桂子杏，一樓過雨有炎涼。破愁得婦聊相慰，積感除詩未可詳。世與金銀爲俯仰，國無煤鐵判興亡。江風絃管天如醉，莫遣纓冠但闖牆。

層樓

層樓高下出坡間，拾級沿坡日未閒。霧與人煙爭一水，車隨菜色繞千山。不嫌近市情能潔，最念防江血尙殷。昨夜軍書新報捷，大官且得破愁顏。

曉枕

秋山能作少年容，曉枕先知昨夜冬。入夢親朋忘已死，撐腸劣劑有千重。大風世念俱無際，朝氣衰微各自濃。萬態當前群動出，鷄聲喚起隔鄰春。

奮足

黑白相持且恣觀，暮窮爭劫各艱難。強攜哀感供遊樂，賸遣吟哦答肺肝。孤往能深違世意，詭隨忍數過江官。羈銜棧豆羈騏驥，奮足終應世所看。

束縷蘅

去年江上我來時，酒罷高樓遺子詩。樹又青青詩未報，酒餘惘惘國何之。一春豈獨山河感，周歲依然雀鼠嬉。說與縷蘅矜此意，奔流到海本多歧。

五一勞動節

金鐵飛揚大九州，變窮勞力自爲謀。萬夫張臂能成世，群盜抽刀欲斷流。作勢真同矛盾盾，焚巢但見鵲隨鳩。彌天五一歌呼壯，壁壘中華得似不？

百輩

百輩功名媚竈人，獨張赤手鬥羸秦。未知國史歸何傳，祇爲蒼生惜此身。市道相成官在

秤，兵氛急轉世如輪。偷閒甚苦誰能味，又遣郊居汗庾塵。

新晴郊行夜又雨二首

拖黃帶綠矮長棚，路轉坡陀愛鳥聲。觀水能生年少意，得晴便有賊來驚。鱗浮一碧風微動，節近中秋月不明。又聽巴山今夜雨，燭花倘與報收京。

鄉居遠市電機無，蠟燭油燈照屋廬。夜坐渾疑中世紀，郊行輒見古農夫。桔槔不變憐民力，矛盾相尋侈霸圖。却對危邦哀域外，風雨瀟晦道非孤。

喜芋龕歸渝書到

巴縣香江路幾千，重來人共雁爭先。腥臊已嘆爲戎久，腐敗誰憐與國遷。書到中秋詩似月，兵連四海世何年。喚君且拭涪谿石，善頌吾儕要目賢。

北碚公園最高處見十八師早操

雨壓江頭綠漲山，傳呼道左點兵間。已冬爽氣猶明樹，來歲饒歌定出關。天遠能生無盡意，心勞暫得片時間。景光莫爲憑高設，要見中華控百蠻。

冬榮

冬榮誰解作春看，山自青青葉未乾。含雨枝頭黃欲滴，經霜道左樹微丹。兩川土厚年時異，內地民勞隴畝安。昨報南寧方陷賊，鬱江一夜走驚湍。

感事二之一

未聞漢盛法先秦，革命由來要日新。易俗難期文物舊，重金已見士夫馴。苦翻古籍標名語，全昧夷情說善鄰。敵國多憂時世異，差憐不是建炎人。

獨石橋車站二首

古時驛舍今車站，瞬息行人百里遙。轡力何如輪軸疾，汽機突過馬遞驕。哭新萬國爭言利，物極群胡不改竄。公路能資軍旅便，要從破虜壯中朝。

嗚嗚車挾角聲驚，長日樓頭慣送行。林樾天開千嶂出，田塍路轉一橋橫。官閒直以詩爲業，民敝遙憐世尙兵。據亂方深倭禍亟，囊多奇智向誰傾！

離嬰

離嬰索乳不成啼，得飼欣然眼欲迷。亦解人頭時作態，莫令年長但爲妻。古來望女寧如此，世變旋乾已見倪。作健非徒平等視，腐儒苦自說修齊。

被酒

一夜心情雜醉醒，酒痕在袂覺微腥。嬌妻數與扶頭睡，嚙語猶煩側耳聽。冷熱侵肌相間作，辛酸刺骨不曾停。天明強起親湯飲，白水無香也自馨。

將去獨石橋寓樓

自夏徂春若有逃，暮閒聖手不能高。舉家返市還充隱，兼月爲奴算習勞。附頸空憐官似瘦，聞香可信國如糟。青天鷹隼終何託，一擊猶堪奮羽毛。

己卯除夕值庚辰立春後三日北碚曉發四首

無星空際見微明，悄聽鄰鷄斷續鳴。遠樹蒼蒼山似釜，青天浩浩夜如晴。林園豈識行吟意，笳吹能爲變徵聲。露坐寒深渾不覺，東方遲我作長庚。

破曉來乘順水船，攜嬰挈婦意條然。含煙雜樹多炊意，如瓦群田出屋巔。建子新年方作始，立春除夕又爭先。郊居亦有西風汗，豈戀豪華逐市塵。

兩面欄低不見山，林巒亂石有無間。綠波半日隨船尾，暝色遙天幻霧鬟。漸沸人聲重慶到，又驚曆本庚辰頒。置身積重千矛盾，莫遣明朝鬢更斑。

田間二百七十日，域外一九四零年。舉世今方急戎馬，兩京倘及淨烽煙。行舟入市天將

午，水盡拖泥岸近前。高下樓臺隨意出，過江看我著鞭先。

庚辰正月十八夜棗子嵐壩望月

似橋驚看一月紅，漸高漸淡湧遙空。頗疑此景前無古，未見何人句與同。熱甚風微春似夏，山多地凸市如弓。古來幸蜀能興國，不信江流更向東。

重慶至北碚道中

高巖斜出劈成坡，載重奔車日數過。下視田間方罫似，旁連樹梢小山多。江流繞道趨重慶，倭寇勞師竭大和。子美詩篇諸葛表，蹉跎能換集思麼？

春望二之一

二水奔流擁此州，舊時暝色過江舟。壯懷不爲傷春盡，勝景還思望遠收。慣見人民輕轉徙，相依婦孺苦綢繆。委蛇且就三巴道，霧雨山川共一樓。

坡行卽目

數星明滅不成陰，乍暖還寒春漸深。夜色籠燈天似曉，風絲繞砌水如琴。炊煙燹後行行淚，物價兵間寸寸金。便欲平倭謀本富，袖中短策獨勞心。

出門

出門常是逐輕陰，只恐開晴飛賊侵。遷國三年親霧雨，佳兵四海沸呻吟。榛苓入望兼天遠，煙樹浮春與寇深。綠漲江頭山到袂，歸舟不共夕陽沈。

不待

民窮質勝早堪驚，不待江淮被寇兵。侈說文明空誨盜，試看黨系便亡清。自俄逸樂思全盛，黃種兼并貌共榮。今日苞桑須早計，革新要見先傾。

曉起鏡子送詩至

雨窗擁被戀晨光，起看前坡綠繞廊。樹色明眸生智慧，山風到袂似湖湘。豈期國破官能逸，早斷兵連敵亦僵。多謝吳翁知寂寞，開晴爲我遞詩囊。

猶廬散步

梧桐假我片時風，兩院東西一綠同。曲徑旁門聊散步，丁香月季自成叢。過旬便是新端午，入蜀真爲陸放翁。春暮空憐農曆在，國多姦富甚於窮。

新晴有作

衆綠能令夏意生，晴空轉爲市人驚。乍明倦眼林亭出，便恐群飛羽翼成。奔命無涯春亦悴，求容不變賊先輕。十年夢斷榆關柳，來聽東風燕雀聲。

熱甚遣意

斜日穿窗帶熱風，是春是夏有殊同。景光曆本爭新故，人物行都付下中。自古巴渝無此盛，至今江漢爲誰東。飛行空際機聲壯，仗爾能收捍衛功。

曉發

曉發林陰爽意多，流光莫更笑蹉跎。高飛自在輪巢燕，重負無休窳囊駝。拙與謀身思活國，紛求滿腹欲沈河。因循可是平生誤，勇往心情獨不磨。

積雨

積雨林園夏似秋，苔青路滑鳥鉤輻。午陰漸合炊初熟，飛賊無來夜易柔。晝盡單衣微覺薄，院深細草自成幽。讀書聲沸鄰牆外，却羨兒童百不憂。

早眠

庭院無星得早眠，急搜斷夢更貪天。一州禍福懸晴雨，明日危疑動市廛。半夜多寒疑是

夏，地中苟免欲空前。將詩臥榻聊彈壓，萬里東吳未有船。

車行

車行一路綠陰多，漸疾還徐上下坡。日出驚疑如有警，客來耳鬢欲相磨。近郊百里人先滿，入穴連朝賊數過。辛苦官齋謀食宿，效忠無地但蹉跎。

燹後熱甚入市就食

壓市燈光欲沸風，或歌或泣一州中。膾持自壯民能勇，猶得相蒙國不窮。焦爛千家成昨日，艱虞舉族付英雄。年時未盡加餐意，却共京曹半菽同。

六月七日作

日光含霧見前山，近岸人家水一灣。綠到梧桐風力軟，飛來挾蝶樹陰閒。身非老大疑投老，政出姦邪忍辨姦。活國無權隨世恥，三年猶滯古巴蠻。

病歸迴龍橋竹屋

下血經春體氣衰，坡行里許步先疲。漸多鬢雪親知訝，微帶頭風感冒隨。勞力兵間如骨肉，撫膺道左有瘡痍。官身竹節同傷直，屋角空安國手碁。

過太蕪官齋辱示近作奉酬一首

路轉蒼松肅客行，風來砌水作谿聲。在山未覺泉先濁，感國難容野獨清。尚有閒曹羈爾我，聊憑大句壓憂驚。殘餘豈遂田間老，餘智猶堪走寇兵。

次和炎南兄七七紀念日見寄韻

直似蒼鷹不下韝，今年竹屋去年樓。供人指臂艱求飽，假我縱橫倘復仇。舉國方深兵燹感，殊鄉漸白弟兄頭。東流送盡蘆溝水，莫遣西流更送秋。

血衰

血衰梳洗髮先凋，國蹙從亡溷百僚。尚有朱顏矜未老，要憑素志破無聊。倦飛鷺鳥終能奮，粗飽駑駘各自驕。重慶長安千載似，可憐回紇馬遙遙。

略愛

略愛窗頭數點山，青蒼爲我破愁顏。立秋二日多涼意，有史前朝各外患。南渡元非今日世，西疆尚有古時蠻。交親宦久驚亡國，但解謀身富亦姦。

竹間

竹間籬落雜農夫，官舍參差一瓦無。過雨頻看風日鬥，沿坡慣負地山趨。海空戰艦寧能國，寇限長江尚可圖。百里車聲千仞霧，他時留取話陪都。

曉起隨感

獸逐依違去未能，日親山路走田塍。國多姦富中流困，世有雄猜左袒乘。吾意堂堂贏自喜，雛嬰擾擾欲何憎。靜看對宇炊煙上，欲雨林巒有髮僧。

早膳後坡行

一路巖花紫問黃，晨來霧氣襲山光。人情得飽常求適，國策多紛便可亡。世已創深撥萬甲，敵方氣竭結諸羌。且謀飲啄看暮劫，秋色無涯樹鬱蒼。

月

上弦一月似人生，銳進無休少日情。漸及圓時當壯盛，微留缺處閱虧盈。西傾不管斜陽盡，晚出能爲徹曉明。吾道非孤誰省識，餘光四海共長庚。

山鳥

山鳥啁啾水一涯，隔山薄霧儼籠紗。早寒到袂多冬意，小朵宜瓶愛晚花。場圃相娛官似

隱，米鹽自貴國逾奢。闌牆禦侮皆兄弟，莫問豺狼問豕蛇。

獨石橋散步

數峯巖巖一峯晴，樹色高巖入水聲。冬景巴山幽秀出，胡塵歇浦亂離成。閒循石徑忘朝暮，忍向沙場問死生。閉置籠禽疑自逸，誰能用短竭忠貞！

倏覺

倏覺冬寒昨隕霜，連林濃霧失山岡。前坡全沒疑無路，鄰舍相望不見牆。草際如珠非有雨，樹梢出日漸生光。盾矛物候栖皇國，事急難爲左右翔。

偶感

官似歸田恨欠真，豐年沸耳有呻吟。陪都事事空前史，要路憧憧歇後人。出入林巒爭揖客，青黃橘柚解迎春。半千月俸艱求飽，物貴中流盡赤貧。

終須

五金斗米去年炊，計值今年十倍之。誰料豐穰成乏困，却教豪猾遂姦欺。居奇先竭中人血，府亂將爲敵國資。物物相因兵未解，終須猛濟挽艱危。

霧中即目

松陰日與霧爭光，四野雲如海淼茫。澹綠徐徐明草樹，曉寒悄悄襲衣裳。漸交大雪冬猶淺，真見青天國可昌。邂逅鹽官車似虎，石油自貴晏游忙。

西班牙婦女歌

十一月十九日路透電：「瑪德里近郊，共產黨婦女兵一大隊，昨日深夜，在瑪德里城外，王宮花園，奮勇作戰，儼如惡魔，敵受創甚鉅。同時首都南部數里，加拉班奇爾區婦女，亦群集屋頂，向叛軍傾射沸湯沸油。」爲作此歌以美之。

壯哉西班牙，婦女勇且武。落日薄孤城，外禦却其侮。死傷相狼籍，轉戰力如虎。亦或三四十，亦或十四五。不聞粉脂香，惟見血肉舞。擲遍千頭顱，森若萬強弩。誓掃「法西斯」，式此人民怒。叛兵極震撼，勢欲走雷雨。我聞在中華，三從夫子父。視汝非復人，名教倡儒腐。興起嗟新邦，倏忽竟返古。詔汝還中饋，責汝供縫補。汝而有違言，鄰國效已覩。德意與日本，女職在哺乳。家齊國乃強，所恃婦爲主。狂流從東來，橫決及吾土。東北旣淪胥，將陷中南部。救亡有師承，西班牙可取。持告諸姊妹，莫漫學鸚

鷓。勤栽革命花，前仆後更吐。

敘父招同棲霞雅集分韻得界字

危巢處吾曹，選勝聊自快。古亦有偏安，豪語乃所怪。南都何代土，非以黃河界。今猶擁中原，大事殊未敗。主人吾畏友，用武到書畫。落紙若有逃，知雜千涕噫。棲霞盛朋樽，招邀凡幾派。艱貞多青樹，能下遊人拜。豈若數紅葉，供眼但情話。我歌鬱深哀，聞者庸足戒。

夜起寄淑儀志泉

人生亦何有，譬彼雙輪馳。循環復循環，行行無止時。又若水與雲，奔流無定姿。憂患紛來襲，俄見老醜隨。年少志四海，身經千磨危。中年飄然至，撫髀靡所之。頗欲奮一臂，樽俎張恢奇。漫驚鬢邊雪，朱顏猶我私。朋交盡貴顯，國命迺如絲。卽此持殘劫，勝算非無基。金閨有俊侶，夫婦皆相知。曾幾親盃酒，小別時縈思。世兒畏歲暮，冬者春之遺。鷄聲起中夜，及共春風嬉。

乘人力車過市

曳車用人力，奔走烈日下。只此百十錢，乘人如乘馬。上坡下坡行，江腰背折，仰窺敝其蹠。得錢活全家，辛苦較多寡。坐客時罵叱，誰是言流，汽車出巨廈。高坐旁無人，千里直一瀉。黃金變茲世，勞逸愈分照。盡使白爲赭。

憤言

火攻術愈精，人命賤如糞。飛機唐克車，天旋地亦奮。未富號文明，質但取適，日與功利近。豪強遂以多，囊括遍州郡。勞力竭汗血，一飽或噉，那管有怨忿。金銀與槍礮，譬驂之於靳。器新變將窮，物盈邦益吝。互市動喜慍。歐美懲前車，弭兵但教訓。豈知德意日，犄角促火拚。口求快意。朔南萬都邑，盡爲犬羊地。殺戮到婦孺，轉徙空市肆。梟獍必無志。李白孫朱彭，攻守極勇鷲。黃埔好兒郎，颺起張漢幟。危邦命必新。巴縣山水佳，中興此鼓吹。所期更用衆，凡民皆兵備。嗟哉肉食人，聞無常勝，此局況非易。勤持最後劫，勢轉卽吾利。我歌心有哀，媚竈知

農，猶復罵牽鼻。試思古中華，末賤乃郅治。

論詩

論詩不我宗，詩亡在旦夕。古人善爲詩，非但拘一格。作者同其人，意境有什百。矧乃今異古，人事窮變革。空前成茲世，矛盾供刻劃。古人之所有，今人盡已獲。今人之所有，古人不可得。意境到情辭，一一換顏色。豈徒物非古，雜出千智識。古亦一仁義，今亦一道德。閉關古中華，互市今萬國。墨守一家言，於古已耳食。今情作古語，虛僞無氣力。淺者沉空疎，古籍紛作賊。又不解經史，諸子亦莫悉。勤取古詩詞，句摹而字勒。譬彼黃口兒，背書或寫獸。門戶傍老輩，標榜號法則。嗚呼邦之恥，安得濁流塞！

西遷

人生要自信，祇慮非康強。天下何足論，吾道窺穹蒼。由來千金子，焉有百鍊剛。華夷豈殊料，不獨哀炎黃。世變日以急，豪強日以昌。諸公勿短視，返照餘迴光。海外有舊邦，拗相兼孱王。妄冀持鷓蚌，瓦解行堪傷。大盜德意日，如雀如螳螂。民疲驅使戰，家無隔宿糧。一朝禍機發，四境皆蕭牆。苟爲善覘國，及茲謀安攘。休但見撓敗，動色

憂苞桑。此局初易知，我做倭亦僵。兩敗卽我勝，彼竭終難當。奮轡出險阻，前路今方長。昨歲始西遷，黎民虞非常。共和廿七載，所得惟文章。萬紙甚塵上，口說能翱翔。年少鮮卑語，大官慨以慷。聖人久不作，坐聞矜禮防。銅駝荆棘中，或乃希小康。可欲驅賢愚，玩物生淫荒。倭寇從東來，城市淪犬羊。殷憂古所祝，剝極將生陽。桓桓委員長，指揮壯八方。舉族繫安危，資以殲封狼。守者或不職，恬嬉紛相望。蓬蒿竟作柱，燕雀猶處堂。遂使良家子，生還無故鄉。流亡遍行旅，前軍多國殤。巨室賈胡輩，挾金來趨踰。歌舞一如舊，江河別有腸。家人盡勞燕，野鷺成鴛鴦。官小第求食，疏散何悽惶。亦云度支絀，高車如虎狂。十口困轉徙，爺歎兒牽娘。關山苦難越，簸擲疑糝糠。高樓壓兵氣，中有血淚藏。倏忽北風起，鬥士單衣裳。學堂兒女奮，攜手環道旁。風雨非所顧，戰栗求輸將。豈無士氣旺，走肉尸××。僑民隔萬里，聞戰精神揚。金銀動千億，募致爭傾囊。勞力竭汗血，亦不甘徜徉。周邦命維新，如此安可亡。時世亦往代，非晉非齊梁。又非明與宋，海賊空囂張。其國已內潰，文武時參商。其民困聚斂，逃死殊未遑。得地不能實，梟獍充鸞凰。弘範吳三桂，視彼差爲良。此而亡人國，飢鼠思噬

牀。昔在拿破崙，長驅攻鄰疆。屢捷卒一厥，兵敗身幾戕。蘇聯始革命，白黨仍披猖。會合十四國，終日銷鋒芒。堅壁勝深入，教訓吾能詳。中華在戰國，鄂覆焚餘皇。包胥哭秦庭，萍實先呈祥。句踐未破吳，爲虜人糞嘗。乃知絕續間，傾否須終場。江淮雖不保，猶及國湖潮。就令再三挫，巖邑連夜郎。巴蜀帶秦隴，行險如探湯。非若取中原，徒恃火器剛。江海亦旣盡，戰艦安得航。寇至必無倖，直當扼其吭。以言懲官邪，敵亦多貪贓。囊瓦詎亡楚，回紇曾助唐。歲寒待松柏，晚出南枝香。戊寅冬十月，重慶雨如漿。於時林庚白，市居爲書房。沿坡日上下，數綠明高岡。梧桐不棲鳳，攬鏡驚微霜。挈婦恣吟嘯，旅途餘徬徨。急劫聞國手，何用姓名彰。有姊遯海角，有兄依北邙。嫂姪陷賊窟，歲暮同栖惶。其餘兄姊妹，各自覓稻梁。長大癡兒女，解襦亦漸忘。我無室家念，獨恨慳一匡。詩縱鑠杜甫，文苑埋馨芳。據亂此身世，未老堪騰驤。

熱情

熱情如奔車，一發不可遏。又如江海潮，澎湃無時竭。心血與相搏，金鐵能摧折。危邦百不意，乃爲兒女洩。隨世非所甘，媚竈有不屑。囊底出餘智，猶堪掃胡羯。誰令天下

士，但奮筆與舌。亭亭一女郎，使我精神活。豈必惑美好，迴眸氣已奪。由來男女間，初見緣法結。如漆常附膠，如電輒生熱。一念長千障，萬古未易滅。便是鳩盤茶，直同佛菩薩。矧效少女心，時以臉霞達。故知得亦微，肝腦遭鞭撻。熱情爾何爲，萬感腸欲裂。

曉起見壯丁演習

道左灰衣人，三五到數十。云自田間來，魚貫若俘獲。兩川好男兒，衛國是汝職。中土園腥羶，世窮變益急。爲農不得耕，奢靡飾都邑。頻歲多災燹，失業動什七。流浪亦已疲，不死卽盜賊。倭寇今相凌，應募赴殲敵。始來猶越趨，旣往極勇鷲。豈不惜身命，見義中有激。群情於此窺，善用一當百。獨哀肉食者，但與豪強睨。保甲本弊政，況乃雜貪墨。驅民在信誠，奈何出以嚇。誠至民皆兵，信孚寇必格。揮手別壯丁，東方吐曙色。

三逆詩評

衛詩如人，秀外少力氣。傷載椎秦者，竟坐功名累。始出猶左顧，路歧奪其志。屢變

遂愈下，不辭以身試。所處非寂寞，決去必從僞。國盛求爲佞，終遭豺虎棄。古來熱中士，患在不知退。劉豫張邦昌，易地卽秦檜。峨峨雙照樓，中有古今淚。吾哀鄭孝胥，垂死動愧悔。右汪精衛雙照樓集

海歲晚年詩，意與筆俱敗。有時真感出，負氣難怨艾。翁詩甚奔放，所惜知識隘。才力非不宏，不出古人界。色厲作豪語，辭遁終必懈。若但觀面目，勇士起無賴。右都孝胥乙丑以後詩

衆異本無行，詩與人俱小。貌取王臨川，肉多骨苦少。游辭雜壯語，適足見盧矯。詎知役介甫，胸次江山繞。非惟才甚肆，志節亦皎皎。豈若浮夸者，祇解逐豪巧。鸚鵡信能言，終不離禽鳥。

浮娃取媚世，但恃面目姣。衆異學蘇龔，僅乃得其表。情感既甚僞，意短才亦少。鄭翁忠一姓，未遽作牙爪。暮楚朝秦輩，所志囊橐飽。遺臭有殊流，從賊由貪狡。爰居故不祥，無怪變烏鳥。右梁鴻志爰居閣

酒半放歌

麗白樓自選詩

一官亦何爲，所得但在口。口亦何所得，大嚼外無有。謀議百不售，狐鼠白日走。朝氣雜衰微，矛盾出戶牖。物極變將窮，舉世如中酒。吾華蝨其間，豈更能保守。就令無此役，猶當善求友。倭賊自明季，剽海亦已久。一朝躋大邦，動敢爲戎首。政制號維新，劫持武人手。山縣氣猶張，伊藤骨早朽。勢已成弩末，妄欲貫楊柳。軍興十七月，十室空八九。牽兒盡嫠婦，野哭到黃耆。工農竭汗血，少壯印在肘。富者多越趨，但辦唯與否。民敵外仍強，匕見露群醜。故知小加大，成敗初易剖。焉有塞江河，區區一培塿。局終利炎黃，起作獅子吼。祇慮卷土來，拖納更納垢。我歌心有危，安得苗去莠。中流把一錢，無能爲左右。

女抗生余適在側作歌

接生婦人事，今以屬男子。世異風俗遷，固者或深詆。豈知母劬勞，實自產嬰始。酸楚十月胎，艱難一舉爾。血湧肌肉裂，徐見頂到趾。聞聲墜床蓐，呻吟換歡喜。古人云污穢，我今在側視。邦新科學昌，早使禮防弛。群公侈修齊，知識猶井底。獨醒待女大，行恐吾老矣。

劫灰篤示孟工

君從昆明來，疑帶劫灰至。五三五四日，飛賊焚渝市。初聞角聲厲，俄驚鎗砲利。自空擲彈丸，萬戶遂如沸。望衡裁數武，燃燒遍市肆。我樓被雨彈，屋角洞無翳。鄰右樓亦傾，乃類鳥垂翅。扶傷救死中，腥風動觸鼻。老弱困提挈，婦孺半慘斃。人焦行李塞，滿地見委棄。一路哭聲哀，火光燭天地。月與火爭光，幻出此何世。西夷遠交者，入甕亦請試。高坡卍字旗，倏忽供烽燧。烏合各爲謀，彼哉日德意。吾生自無涯，世變今益恣。賊強況阻兵，宜數挾其器。豈類周大官，云胡爾不備。痛定念瘡痍，要更持衆志。多君遠遊人，能說滇中帥。感逝增悽哀，分我憂時淚。冥廣本英傑，死坐群小累。遂合限中壽，蕭衍亦難致。五華山下客，抵黨負予智。才生爲世月，奴蓄必敗事。濁緒我有思，歷劫君須記。還將杜陵筆，揮灑壯澳幟。

月夜小步

牆角月來遲，光明出深黑。裸裎起徘徊，風絕夜如默。月光非不好，但恐速飛賊。安得騰天空，殺賊奮兩翼。枯槐方聚蟻，甚似可憐國。亦知戰必勝，賊去聊喘息。行恐長驕

盈，豈獨憂貪墨。由今百無變，政與賊俱熄。待曉步庭除，愛此殘月色。

雨後見新月

樹密時送涼，鳴蟬夜未歇。新晴有秋意，寫以窗上月。瀉地如水晶，光明見毫髮。伏天那得此，一爲山林發。但恐賊飛來，夜襲太倉卒。兵窮鼓聲衰，彼已三面竭。行險祇傲倖，駕空甚唐突。外強豈足畏，興勃亡亦忽。國難殊未已，達官免營窟。不聞誅少正，惟是望回紇。月光出何世，肝膽照胡越。此中疑有人，坐着地球沒。

示惺菴

滌生功名士，隨世骨早朽。不意六十年，餘毒及吾友。有園名以滌，望古見抱負。豈知清中興，傲倖非可久。洪楊自無命，左李彼何有。所以歲壬申，怯敵死曾叟。沂江夷艦來，林翼駭搖手。甲午城下盟，誰則尸其咎。群買祇爾爾，得免亦已苟。驅民一何勇，謀國何太醜。邦人紛耳食，那更緘我口。今日寇方深，歧路有狂走。湘鄉不足學，要學平原守。惺菴故忠讜，矧近印如斗。君新除內政部部长贈君藥石言，勿用諸覆瓿。

謝友人爲覓女傭

勞力豈不佳，躬親困吾輩。非必視賤役，苦與所習背。言從田舍來，始識禽犢愛。雛嬰裁九月，將護及瑣碎。幾疑遠人情，矢溺不知穢。怪事兵間多，奴媼常作態。去就甚飄忽，得錢輒引退。居奇過商賈，矜貴若帝妹。重利況有挾，什九半途廢。辭我兩女傭，逾月未獲代。試爲彼操作，亦復無罣礙。自爨兼洒掃，拾糞到買菜。婦更善澣衣，奔走時相對。豪強同播遷，家僕能共載。中人動皇皇，出貨類稱貸。肥瘠秦越殊，嗟哉此敵愾。誰信人烟稠，郊居似出塞。我友憫我勞，覓傭得少艾。鄉女供驅使，小惠勝大賚。女長已如我，身分微弗逮。計金遂奴之，歡喜雜嘆嘸。詩成示我友，萬方今一概！

女勝生

常情惡生女，客來共一默。國俗號革新，未覩此風息。親朋時過問，可得辨顏色。動稱小弟弟，吉語聊相塞。女與男平等，今能自食力。豈似古楊家，但侍君王側。積穀便防飢，菽麥同培植。胡爲我東方，終多弄瓦惑。西來兩得雌，生事又見逼。中華苦人滿，貧弱乃繁殖。女生名以勝，禦寇知必克。小忠長蹉跎，鷺鳥敝其翼。搜詩持自壯，留作遷國憶。

紫羅蘭

沿坡紫羅蘭，旁出雜苔蘚。幽豔不自惜，含風如有覲。桂後菊始苞，遊人偶流眄。意輕爾草本，循尋任蹂踐。身世誰相親，獨嘆胡兒善。園庭廣栽種，墳起極奧衍。環以玲瓏石，過者致繆繆。始知人間世，俗貴物亦顯。我來哀此花，柔馴勝豚犬。胡兒實有恩，孰與漢深淺！

得端儀叔姊書

累書未報非無辭，正恐意多辭晦之。同懷存歿四姊弟，兩人猶隔天一涯。積憂雖殊各千緒，寧惟哀樂爲其私。晚甥示姊南遊影，睇視頗訝神支離。不圖勞悴一至此，旁皇日夜心猶疑。姊於至性有獨厚，或者家難摧肝脾。三十九年幾陵谷，流亡孤露皆涕洟。我生斯世必有待，瀧阡表墓嗤常兒。但祝他時姊長健，共我歡笑如所期。

中人行

中人避兵如有逋，左攜行李前妻孥。爲官裁足飽升斗，軍興況乃多憂虞。室家流離俸錢絀，米煤百物皆金珠。小販居奇謀什一，富豪不用愁饑驅。道旁勞者食其力，哀此中人

將安趨。學優則仕聖所詔，干祿誤盡儒之徒。古有名節今畏死，僨輿轉徙千嗟吁。祇恐寇深國愈蹙，山河破碎桃源無。窮變東方必有待，蒼頭突起知誰歟？嗚呼，窮變東方必有待，蒼頭突起知誰歟？

難民來

礮火開，難民來。吳淞戰艦亂雲堆。誰爲戎首實致此，真見黎庶罹奇災。妻子爺娘走離散，蓬頭跣足狼狽哉。蛇行里巷動千百，呻吟老弱啼嬰孩。無食無衣但殫臥，室家行李天一涯。胡人高鼻不相恤，囊沙網鐵橫路隈。亦有奔車出巨廈，顧盼意態殊巍巍。汝曹共盡初不料，自天飛彈焚千骸。或資盜糧或爲寇，心死直使肝腸摧。市廛強者半袖手，流亡載道行誰哀。萬衆同仇出處異，事急豪富皆姦回。吁嗟乎，難民難民爾何辜，不爲雄鬼爭前驅，不爲千金之子全其軀。倉皇牽牽到婦孺，喜怒死生懸衆狙。吁嗟乎，難民難民爾何辜，不生兩翼騰天衢，不生江海爲潛魚。遭逢亂世寧有倖，君不見歐洲大戰人相屠。我聞昔在土耳其，浴血三年與故都。又聞近在西班牙，肉搏舉國無完膚。苟免終爲民族恥，會須以一當千夫。勞師襲遠古所忌，驕兵必敗祇區區。難民難民爾莫悲，長

麴白樓自選詩

江天暫會吞胡。共爾揮戈更逐日，幽燕指顧收函

姚營長歌

寶山城頭天如墨，突圍轉戰夜深黑。堂堂好漢
號，危城四面礮聲高。援絕彈盡短兵接，全營身
一寸土。覆巢將見卵能完，斷脰猶聞勇可賈。訖
武將不怕死，中華會有收邊時。里閭聞報皆涕泣
雄風真使懦夫立。古來多難乃興邦，嗣有干城非
江！

青年會宿舍坐雨

雨來十日不肯止，一院局促如坐囚。林陰飄涼有
好，却恐暝色生暮愁。長江在門遠可卽，黃流山
來他州。群居飲啖雜矢溺，婦歎兒啼無時休。宗
倭兵陷武穴，來者行見多於留。一朝飛空驚寇至

匹夫有責當同仇。嗚呼，匹夫有責當同仇！

讀報有感歐洲事

項莊舞劍意在劉，古今人事非殊流。歐陸風雲騰雜報，喧逐舉世還無休。世兒但責張伯倫，豈知效邦懷私憂。翁心甚苦謀至拙，常恐赤幟趨前頭。陰抑蘇聯揚德意，嗟哉弱小將誰尤。我思捷克在今日，譬諸鄭國當春秋。兩姑劫持難爲婦，況乃虎俚紛相仇。西歐霸業久不競，況急眉睫無遠猷。張皇弭兵各衷甲，奔車一發終難收。少數民族祇口實，五洲何地無巢鳩。黃金不窮盜不止，以矛陷盾君自求。萊因河畔動軍馬，飛行來去千車舟。群山中分德與捷，天然壁壘如鴻溝。古來無賴起英雄，藍衣健者今其儔。此局東方共休戚，惟戰止戰毋蒙羞，忍辱古人將負重，醫脚今以劑亂投。噫嘻乎危哉，張伯倫達拉第莫索里尼，君等之力奔萬牛，君等之墓多松楸。請君入甕終可待，因獸猶鬥君知不？揚湯所及必焦爛，燎原行見焚地球。

江防

江防一擲千頭顱，舉族氣欲吞東吳。兵丁爭先士爭呼，大官聞捷心膽舒。流亡百姓紛嗟

吁，舟車行李如追逋。新來田家鎮又墟，城市日蹙夷場腴。要知此局非全輸，卷土猶堪起一隅。智者雖怯多農夫。教訓生聚終沼吳。剝極必復將得輿。官邪古來供驅除，況乃敵亦喧城狐。以彼例此皆區區。莫畏人民懷異圖。莫畏奮臂少年俱。莫畏赤幟人爭趨。莫畏鄰國還我虞。興邦惟是親中蘇，自強豈遂宋元如。否則張脈空趙趙。由今不變吾其魚。左旋右顧墨與朱。多歧能前多里途。三民主義如夜珠，君看照澈光明廬。

述空襲

飛空倭來襲江滸，我有高射礮如虎。轟炸機與驅逐機，兩軍天際盤旋舞。上天下地動千百，武漢南京衆所覩。大聲震撼彈丸墜，聞者驚悸死者苦。行人全無炊煙絕，但見角落出偶語。東牆俄頃成劫灰，血肉西鄰不知數。白日野哭爭覓尸，或呼兒女或父母。古來未覩此奇變，我今爲詩陋杜甫。客從大谿溝畔來，云已傾家不得住。死生一髮笑啼難，昨日之日猶歡聚。疏散遷移又塵上，苟免爾曹氣已沮。人物到眼足亡國，賴茲時世非往古。我敝懸知倭亦僵，五指技窮竄鼯鼠。智囊落寞何所用，但竭俸錢供行旅。小官皇皇不如我，大官朝暮有喜怒。吁嗟據亂起東方，蒼頭誰更揚我武！

夜聞鑿防空壕聲

夜迴鑿石聲丁丁，十數勞力謀其成。釀金爲壕求苟免，直使土木當倭兵。君子不立嚴墻下，古人之言今風行。疎於防空寇必至，達官聞角心先驚。至竟百姓死誰手，虎俚遍地孤憑城。今年重慶人又滿，近如武漢前南京。七見圖窮敵益盛，要知戡亂從艱貞。交親紛紛但遠禍，遷地勤自驅婦嬰。我聞大勇始無畏，危疑恐懼皆人情。獨嗟爲人築壕者，置身無地容偷生！

嗚呼吾安往兮和禮錫

嗚呼吾安往兮吾其東，扶桑之水可以濯我胸。我欲一蹴落日紅，盡驅武士親勞農。盡收三阪之金銀鋼鐵銅。日本中華本弟兄，胡爲兵革猶洶洶。少壯之慾方無窮。重臣元老兩耳聾。委蛇狼狽商與工。財賦已竭聚斂充。軍興十室今九空。望夫思子多婦翁。相煎其豆使我心忡忡。孰云久戰中國必無倖，我如百足之蟲彼狂童。彼又如暴富之家嬰災凶。淺者但聞飛機大礮唐克之車聲隆隆。危疑恐懼震厥躬。安得一朝紫氣生日宮。百萬鐵鎚鎌刀之衆歌其中。東方攜手車書同。炎黃之裔大和風。青天白日之旗揚蒼穹。櫻花之下

大醉傾千鍾。

嗚呼吾安往兮吾其南，太平洋之風浩浩天蔚藍。殖民之地皆我土，夷爲法屬英屬荷屬時兩三。更有菲律賓海南島遙爲東方門戶之守監。高鼻群胡豐其頷。中華人民舌已籍。遠東爭霸此可探。誅求將護如養蠶。又如奔馬遭羈銜。動多不平情豈甘。民亦勞止金在函。棕櫚椰橡勝杞楠。樹木乃以供貪婪。但望祖國生奇男。神武能舉夷狄戡。近聞禦寇爭負擔。富者勞者靳與駢。有民如此使飲酖。臥榻熟睡他人酣。至今倭賊猶眈眈。群公念之何以堪。我腸自熱我懷慙。我口肯似金人臧。我欲出之水火聞者疑狂憨。

嗚呼吾安往兮吾其西，歐洲阻海喧鯨鯢。烏雄豪猾長相睽。以鄰爲壑龜在泥。七十老翁窮笑啼。連鷄之勢難俱栖。波蘭走廊上天梯。從橫無已征馬嘶。不能事楚當事齊。進退終爲觸藩羝。捷克殷鑒近可稽。今日之世惟是俯仰於史達林希特勒莫索里尼。近東有土耳其與提攜。瀕海以西班牙爲町畦。誰能更於北美以外築億萬里黃金之長堤。美人螻首手柔荑。挾彈年少爭相窺。香多終見麝焚臍。那有世外桃源蹊。我恐地球如玻璃。雷霆一擊粉碎而離披。夜氣所召豈苟免，質勝物極觀其倪。據亂遍地多疾藜。我欲歌之心

慘悽。

嗚呼吾安往兮吾其北，工農奮臂張此國。中隔西伯利亞之冰天，戈壁之沙磧。版圖萬里種黃白。遼東有豕飶玉食。化鶴歸來其羽赤。遂使遠交又重譯。同舟胡越見顏色。世殊宋元莫動魄。報吳復楚秦之力。自強之道在不息。「五年計劃」近可式。整軍防民皆無益。親仁乃足救饑溺。君不見蘇維埃之人俱作役，艱苦要與百姓共朝夕。好惡刑賞亦莫民意逆。又不見蘇維埃之國無貪官污吏亦無一人目驚聲色玉帛營第宅。黑河水渾煙樹直。哈桑湖畔鳥飛急。兩洲之間接壤多，玉關春風送羌笛。車行更奮垂天翼。我欲從之但脈脈。囊無餘資爲壯別。人間何世鐵與血。赤幟黃金爭起滅。

嗚呼吾安往兮吾其前，中華健兒在幽燕。亦在兩河三晉百粵江淮之山川。遊擊神勇萬衆傳。海軍死綏誰則憐。黃埔子弟拔幟先。趨捷師旅數川濱。紅軍能以正爲偏。制敵孫郎如有權。寧爲玉碎無瓦全。再接再厲常摧堅。慰勞來者張其拳。我欲從之心茫然。用短殺賊非所賢。口說差堪逐少年。不然飛書草檄宣。我爲健兒歌一篇。我爲健兒廣播鏡歌於大千。摩崖我有筆如椽。臨流顧影猶翩翩。微恨鬢脚二毛駢。平生飛騰欲上天。前乎

前乎奈何淹市廛，不聞礮火聞管絃！

嗚呼，東西南北靡所騁。欲前又恐路多梗。嗚呼吾安往兮吾其留。自冬徂夏天如愁。霧如屏障雨無休。赤日剝膚如在囚。山林城市宜冥搜，有時也使人意柔。坡行往往出野趣，樹陰一綠皆田疇。得晴能遊明我眸。佳辰有幾惟春秋。果木不大毋苛求。廣柑甜美無或侔。酒酣可以潤我喉。流亡冊萬來他州。中人俯仰常有憂。豪強之家歌舞猶。離車兵氣雜牛溲。飛賊不來習愈偷。閒人侈口騰衆咻。勝則驚疑敗掉頭。此輩曾未濁流投。一官旅退閒我謀。半菽支撐二年周。亦云官大我欲羞。大人虎變今巢鳩。邦陋到眼盾與矛。傷哉芻豆羈驂騑！

廣沈濤園哀餘皇

昔者濤園哀餘皇，長歌當哭慨以慷。前人但罵「福建子」，今多漢賊增悽傷。古來忠姦何地無，豈宜隨俗爲否臧。神禹之父乃有鯀，那更舉措觀其鄉。甲午舟師始撓敗，誰歟致者丁日昌。至今倭夷說閩，吾宗爭耳泰曾良。故知是非終不泯，論定何用相鋪張。

四十六年邦又蹙，沈江戰艦皆國殤。江陰寇從間道入，死綏子弟誰能詳。飛車燈臂猛搏

擊，馬當殺賊猶相當。未聞一士矜勇鷲，未見一役騰報章。武夫例爲社稷殉，馨香留取心肝強。我非持論袒鄉里，史有功罪安可忘。海軍革命從國父，先後亦奮林與黃。玉碎瓦全靡所計，要與日月同輝光。

獨石橋官舍

寇深遷徙日未暇，帶水拖泥葺官舍。雛嬰牽牽郊垌來，獨石橋頭且稅駕。山林幽邃祠堂曠，主人指客得善價。群居託庇三兩楹，地濕蚊多況長夏。有時朋儕共議事，我室爲穿門屢跨。小蟲噬肌甚蚤蝨，大雨屋漏直如瀉。飛賊轟轟沉數過，遂使月光不宜夜。嬰啼乳缺妻臥病，曾無婢媪手可假。躬親哺乳把矢溺，奔走時苦驕陽炙。殺賊未能困力役，此味平生足驚詫。習勞終自勝懷安，古有好官任笑罵。憂樂當爲天下先，過江豈屑以詩霸。

自述一百零二韻

王闓運嘗嘆古人無百韻七言古，亟稱湯海秋之作，顧湯詩未佳，偶有所觸，遂賦此。

少孤鄉里名早成，萬口神童爭相驚。螺女江頭始攻讀，松風山翠時繞楹。偶同師門各言志，師素稱道逾諸兄。欲殺譙尉慕諸葛，心非曾左忠於清。是時我裁六七歲，省親初識何梅生。何侯延譽動謝叟，遺我紙筆曾遣伴。八歲離鄉北走豫，十四應試魁燕京。流傳太學二子集，自喜詩句如瑤瓊。投身黨籍自此始，貌爲希古交耆英。太侔石遺並契重，忘年招與加詩盟。武昌革命南朔沸，壯舉頗欲收北平。精衛言和雅魚死，灤州遺恨偏師傾。既覩孫黃年十六，南社吟嘯誰抗衡。吾宗執手來自下，論交才氣驚恢宏。故人廿載今元首，更幾不負黃花榮。事往能深懷舊感，瑞珍子範鐵中錚。我雖後死世所命，要從窮變除兼并。開國憲章略堪憶，天壇奮筆排客卿。異黨驚嘆（平聲）同輩善，惜此良法終難行。娶婦生子未弱冠，辭官二十羞帝嬴。祖龍明歲言竟驗，神通真與山鬼爭。議席重來恣馳騁，北洋諸鎮方稱兵。劫持總統七亦見，張勳復辟圍禁城。我軍我室鄰反側，微軀直欲當樞槍。黃龍旗飄巨礮發，亡國大夫新逢迎。父老不知關許事，隋家螢火催殘更。七日朝廷千載笑，呈看碁局成兩枰。間關攜印從國父，粵海奮鬥思屠鯨。事有非常淺者懼，況參大計謀連橫。收功卒使滇攻桂，中分皖直銷亂明。年少聲名震群帥，投荒

出塞紛千程。昆明池水漢代戍，榆關楊柳秦時營。遂用故鄉揚我友，挾策無取終童纓。
軍府再建不言祿，却攜餘智投灌嬰。微以魏徵事李密，豈徒王允傳賄衡。鬥牌賭酒京曹
做，神鷹垂翅如籠鸚。吁嗟志士百不就，乃以物慾亡其精。丙寅之年秋七月，南軍突起
誰敢撻。略定湖湘迄章貢，奠都鍾阜綏群氓。時維北伐用降將，走說魏斬隨鞭鐙。柳林
信陽四十里，杏花初破聞賣錫。相親胡越忽割席，周道無復魚尾積。憂危未敢左右袒，
歇浦來聽江南鶯。讀書已識世將亂，逐末仍恐儒爲坑。旅退差堪備顧問，食貧聊與分盃
羹。中年何意墜情網，尾生抱柱空至誠。緣法蹉跎恩怨積，負人負我搖心旌。繭成都道
蠶自縛，藕斷長是絲交縈。破家出婦空復爾，誤將身命懸雙睛。江上高樓邈文字，結客
豈必金滿簾。逋亡乏困輒相就，不成鼓瑟惟吹笙。解襦早斷室家念。論政還操月旦評。
且欣瀕海鑿口腹，日食蛤蜊魚蚌鯉。知味諸州最閩士，驚心一夕聞邊聲。倭賊潛師陷遼
瀋，蹙國四省應非輕。遠交廟謨倖憐信，但仗玉帛存凡荆。吳淞血肉萬夫奮，洛陽衣冠
千態呈。暮春高會集多士，口舌安得城池撐。吾謀不用在議論，歸歎蟄處如冬虻。訟師
賈胡忽相厄，巧取謂是遵律令。質勝法皆便豪貴，亂機中有金聲鏗。我廬盪盡僅細故，

鷄豚刀俎哀衰瀛。有兄久宦晚窮困，仰藥使我淚珠瑩。嫂姪全家陷賊窟，世衰弱者皆犧牲。故人相厚膺一秩，涓埃無補健飯贏。語谿孤兒亡友女，委身差慰羈棲情。婚宦平生不稱意，得婦今與兒同庚。爲我鑷白略無愠，鬢霜何事生數莖。失顏自好年四十，神王猶思清八紘。蘆溝橋頭朔風吼，我方挈婦遊蘇杭。東來倭氛遍天地，舟師步騎勞長征。飛車載鬼更毀室，洞中時職奔雷轟。淞波盡赤秣陵破，一柱崇高天能擎。遷國從亡吾敢後，流民官眷同艱貞。百戰逾年失粵漢，中華士馬猶強勅。陪都重慶群所赴，二江三面環崢嶸。形勝有餘人事惡，傷哉蕭艾邦之楨。震撼顛危日益甚，晏安酖毒疑持盈。元戎憂勤獨許國，虐倭潛伏何淨淨。效邦物候異他邑，霧雨能便蜀農耕。燠寒無定號四季，有時秋冬如周正。果水不大却粗備，適口療渴珍廣橙。衰興滿眼入涕笑，對此難忘後湖櫻。誰憐鐵石心腸者，年時惟見孩倒繡。飛賊晨昏更相擾，去年至今聲剽訇。奔命巖牆苦從衆，幾經驚險親燈檠，市居野處有勢逸，所恨全負風日晴。壘斷豐年儼歉歲，梁肉昂貴難爲烹。斗米册金肉什一，倖卿姦富能飛觥。危邦自古刑賞賤，那更遠實祇求名。我官非卑亦奚濟，數口郊外棲茅棚。半千月俸艱得飽，啣晤終日殊寒愴。循例文書偶討

論，建康殘調今重賡。我口如瓶我舌在，我心皎潔如水晶。探囊多智斬前箸，騰弄茗碗罵乳甕。沿坡車過甚塵上，間或載兵三兩輒。兵間月久諳戎事，耳熟炸彈機關槍。田舍聞金常倖免，老弱月夜猶怵怵。習儒苟全非我分，振翼箴鳳終一鳴。霸才無主身焉往，善於守黑將得明。我生逢辰必有待，會當帷幄驅韓彭。

張總司令歌

總司令誰惟張公，先登拔幟羞言功，一麾河朔移山東，耿弇能使北道通。昔守徐州走倭寇，捷書耀眼旌旗紅。比聞酣戰漢水上，襄樊大將入中龍。轉危爲安真英雄。兩年以來賊破膽，追奔豈意戕厥躬。裹創孫策古所嘆，歸元先軫將毋同。耗至前軍盡縞素，奪我心膂憂元戎。往者燕雲敵甚肆，君以忍辱求和衷。危疑震撼衆弗諒，得當今乃知孤忠。壯夫報國輕一死，惜哉不見收華中。今日儒冠半作賊，讀書萬卷吾道窮。琵琶胡語爭隨風。相公厚我官爵崇。怕死要錢成慣見，安得使之從張公。嗚呼，安得使之從張公，不爲猿鶴爲沙蟲！

康邊森林歌

康邊森林天下聞，法人於此張其軍。要盟廿載終自及，福煦碑石猶干雲。古來春秋無義戰，兼并殺伐祇紛紜。矧今萬族競言利，以鄰爲壑何足云！殖民地廣乃國富，遠東歐美成三分。泱泱大風德意志，一蹶遂使邦無君。梟雄崛起用機數，貌取東進生聚勦。首從薩爾謀恢復，數州捷克旋沈淪。陳師波蘭七始見，陰結蘇聯規英倫。英倫相公老不死，妄謂養虎渠能馴。但恐赤色逼眉睫，事急倉皇求親鄰。牽率兵連四五團，可憐喋血皆法人。海空戰艦如退鷁，拙哉妙算矜傳薪。晚出貝當主和議，循環車轍哀前塵。吁嗟乎英人再戰法人和，工農力竭供操戈。勢交質勝惡所召，康邊森林將奈何！

孔子

炎劉稱帝始祀孔，實挾儒術求一尊。此事宣聖初不料，俎豆所繫名教存。自周中華重宗法，夏商易象曾首坤。大哉尼山一枝筆，刪削群經矜微言。委吏乘田亦身試，後來君相皆及門。繼繼承承紛有覲，至今無改哀諸昆。中間胡陳起奮臂，一呼直撼聖人魂。爭取偶像投於溷，鳴金仗義勞強藩。山東張皇南粵沸，獨嗟旣溺神明昏。復古之邦號民國，頌聖今見榮裔孫。春秋雨祭果何取，斷章倘以攘夷論。嗚呼聖人不可作，犧牲終恐多煩

冤。

華老四行爲高二適作

二適來言成都事，於名妓華老四極傾倒，有詩以張之，而於老四贈金某將軍，播爲美談。余意此等詩，易落古人窠臼，矧今昔異情，必欲有作，宜求實際，無取鋪排，爰賦此篇。

客來能說成都事，顛倒西川華老四。鍾情秘監繫封疆，破涕將軍疑給賜。華孃揮手輕千金，難憑冷暖窺用心。人間變幻未可測，我聞攤書惟沈吟。民窮古有女閭設，至今夷夏無差別。弱者鬻身誰使之，世兒詭譎極饒舌。欲將紅玉擬華孃，幾見兜鍪皆斬王。受人哀憐非壯士，溫柔莫問今何鄉。憶從國破遷巴蜀，道左流亡日相逐。壘斷居奇衆苦饑，避兵尙有顏如玉。胡塵不管錦江春，飲博鮮卑語絕倫。交子千官爭賤值，倖卿萬貫賺微顰。談言傳述私有憂，間諜方虞大九州。紅粉凝妝能制敵，朱門買醉不知仇。人民猶是山川隘，錦江直作黃河界。華四孃家爲君歌，一角巢痕入驚喙。



附

錄

虎尾前集

林庚白著

小雪後三日將去重慶夜起有感

守黑還深望遠情，夷歌入破壯笳聲。五年轉徙千相忍，萬口謳歌各有營。地奮誰能終蟄伏，天高豈遂尼（去聲）飛行。××××防×急，易代猶疑×××！

乘機許可證送到感賦

操券如聞赦一場，連朝數口極徬徨。官資負骨疽相似，國病醫頭藥屢嘗。旅退猶艱羸不叛，中興有待欲何昌。小忠杜甫非吾意，笈鳳終看奮翼翔。

臨發伯鈞招飲同北麗

止飲當盃便不禁，却嫌酒力與年深。別腸國事如輪轉，遠道天衢比翼吟。水急羣流爭出路，雨餘白日弄微陰。斬麻蓄艾吾儕事，飛去猶期共此心。

珊瑚壩機場待發

遠近東西各色聲，日沈月上萬燈明。飛來巨翼如虹射，突出羣山隔霧橫。亂國才難慳小試，遙空器利壯長征。魚龍自沸嵯峨夜，便喚三巴作兩京。

峨嵋號飛機紀行六首

踢月排空漸漸升，不知身在幾千層。隔窗無際天如水，高出峨嵋頂上登。
舟車之外有迴旋，天半猶能鼓翼前。喚作臥遊吾亦肯，一飛從此藐山川。
誰言高處不勝寒，直上扶搖古所難。暖出水汀人着翅，乾坤夷險等閒看。
微聞震撼似奔波，萬里雲羅比翼過。海角天涯今始會，南飛歲近得春多。
遷國從亡困一官，將雛挈婦僅平安。奮飛未盡平生意，來掣鯨鯢四海看。
宵深西蜀到南天，萬火如星尙海邊。餘智探囊終欲試，豈徒留命待桑田。

香港割讓英國既百年值辛巳初冬垂盡余與北麗自重慶飛至夜雨中抵九龍

百年換盡海濱塵，吾土翻疑去國人。南渡東遷時世異，九夷四裔亂離均。器新鑄鐵終感錯，陰極生陽便轉春。猶得雙飛巢幕燕，兩窗燈火墨痕新。

雅蘭亭旅邱夜起

夜起樓頭欲曉天，日光海色入無邊。攜來髻雪南歸客，記取橙黃北伐年。木屐沿街疑寇至，胡笳沸市恐兵連。一寒便是春來路，信美山川忍獨賢。

示北麗

去官容易脫身難，共此心期要歲寒。骨肉恩疎吾與汝，（北麗孤露，軍興以來，小淑岳母又留滯上海。余早孤，僅一寡姊，亦阻海久，不得通音訊者經歲矣。）兼并事急海生瀾。恥從黨籍矜行輩，暫得巢栖惜羽翰。出處當爲千載計，隋珠照乘莫輕彈。

漱溟過談

北平三十五年人，同學俄看清社淪。競渡中流成左右，論交四海雜新陳。君猶作健談民治，且共趨喧狎市塵。島嶼行藏身世感，梅邊漸入兩京春。

虎尾後集

林庚白著

十二月八日港九被襲走避鄰舍示北麗成竹今鐸

倉皇婦孺共樓隅，飛彈碎旬日欲無。天暝猶聞飛賊襲，警傳始見路人趨。突來狂噬吾何畏，苟免圖存衆有虞。更爲東方開一局，我儕未可但全軀。

九日聞警走匿地下室再賦

避寇寧期寇又乘，砲聲海氣共飛騰。倭眞一擲成孤注，余本高居走下層。橋士凡民勞聚散，驕兵憤戰驗衰興。扶危要凜苞桑戒，從此華夷始得朋。

十日雨中渡海不遂聞空襲囊金盡喪

上九眞逢巽有凶，扁舟海上雨濛濛。不成進退郎當甚，偏遣妻兒跋涉同。金盡天涯猶道阻，寇飛城外亦圖窮。人生得喪元常事，拔輒須爲一世雄。

夜聞砲聲

砲聲日夜撼高樓，似密還疎斷續愁。深蔽燈光虞有覘，忽聞雨點欲無憂。近郊昨報極相克，長至行催歲又周。時勢英雄應不負，起攜四海奠神州。

十一日天微曉散步聞警是日徙居月仙樓夜又聞砲聲

寸晷風簷月半規，黎明急起步郊圻。意行里許俄聞警，賊在天空似索詩。九合誰收今日局，三遷僅及一旬期。（余始至夕，下榻雅蘭亭，尋遷克來門旅邸，今又徙此。）前軍砲戰聲彌厲，俯仰能深待旦思。

便思

便思匍匐救凡民，鵠立星馳輒萬人。無畏當從吾輩始，不孤要與四鄰親。長街蹀躞觀羣動，大廈嵯峨入虜塵。有史從來誰覩此，神州窮變世翻新。

消息

消息傳聞雜信疑，海隅倘見太陽旗。百年忍信淪亡再，舉世相期恢復誰。事急爭隨夷主遁，物贏只與亂民資。蓬萊定有揚塵日，易暴殷周憤可知。

月仙樓晚眺

場圃迴廊綠一涯，海波淼淼邊斜曦。竟同玉貌圍城困，深愧金閨國士知。（謂淑儀弟）
西顧憂多喉有鯁，南飛變急局如棋。推枰決勝非無策，却遣山川照鬢絲。

十二月十三日紀事五首

機關槍密砲如雷，我薄倭來各有猜。市沸居人同躑躅，天明羣盜數徘徊。守兵遠引成孤島，甬道深藏挈兩孩。持較西遷驚險過，處危要驗出羣才。

海沸天旋出入偕，始知患難有夫妻。殖民已辱寧淪寇，歸宋猶羞肯附夷。故國黨朋俱間斷，家人友好更分攜。蕩倭興漢成何語，聽取劉琨夜半鷄。

案頭紅帕擬黃巾，慚愧康成學未醇。從古臨危窺志節，與君履險歷艱辛。坐觀豈意蛙相類，前拒無妨虎與鄰。國策身謀羈縶感，筮龜九五待同人。

子夜夷歌更不聞，頻來破夢彈紛紛。食艱數口惟餛飩，店閉千家遠敵氛。抱道真同陳蔡厄，傳烽直似鎬豐焚。鄰人待援猶酣戰，隔海宵深門兩軍。

水斷糧空餓死虞，太陽旗畔虜歡呼。人民猶是山川異，聞見全非史乘無。薛荔牆隅聞偶語，玻璃窗畔走農夫。動心忍性吾無慙，剝極端爲切腹吁。

十四日

默生朝昏慎語言，蘭芳自古忌當門。微吟藥轉親攜甕，小步槐陰偶繞垣。驕虜兵營頻逼處，比鄰客子盡逃奔。朋來有婦能重譯，一笑聊煩策共存。

十五日

曝日南窗震撼中，井泉忽冽與鄰同。生機一線今方驗，劫火連宵道未窮。來復徐看長至近，音書倘得故交通。身當據亂兼并世，作健猶能及未翁。

十六日

華屋羣居日避兵，無燈無食但憂驚。身非蕭衍袁公路，迹似遭山蘇子卿。得飽蒼鷹終可待，忍飢黃犬亦爭鳴。抱薪煨芋從鄰媪，無限艱危乞食情。

是日半夜又聞砲戰聲走避尋更登樓望之

宵分砲彈儼奔雷，屋似重圍念未灰。遵晦孤身藏複道，仰空遠火入高臺。起眠每較常人早，休咎閒將易數猜。臨難當思堅所徇，「唯心」「唯物」莫徘徊。

十七日

海濶天空合幾圍，晨興及午彈橫飛。大聲索索樓猶峙，高處層層壁可依。暫報交綏供笑樂，終思靖亂奮仁威。縱橫誤盡儀秦舌，先著輸入亦失機。

死生海角兩詩人，室邇兵來海亦塵。（宅主人楊雲史新逝世，今歸淑儀弟。）楊僕樓船鄰國戰，杜陵兄妹夙生因。待飛莫訝神龍伏，能屆終看尺蠖伸。憂樂希文私自許，豈堪長此溷倭民。

十八日

屋角廊深入陣雲，笳笳灣口黑煙紛。迴天誰恤勞民劫，守土猶煩遠道軍。（香港英國兵，多從加拿大印度調來。）日夕岑樓聞決戰，東西海岸看同焚。（西環亦焚）街頭賣報譁「和議」，片紙「宣傳」詭所云。

十八日至十九日

四周砲火似軍中，始驗平生鎮定功。劫罇遙窺斜照黑，燼餘幻作曉霞紅。重聞水斷憂飢渴，徐待陽迴凜雨風。投老兵戈吾不信，歲寒定見九州同。

十九日

中流砥柱尖沙咀；艇子魚雷各有攻。轉戰倭夷飄忽甚，僨興哲種劫持同。聲如爆竹疑需震，勢是驚雷欲困蒙。得水蛟龍應一奮，餘生豈担幸民終！

虎尾前集詩十四首，庚白三十年歲尾將發重慶，及自渝抵港所作；後集詩二十二首，則港九戰事爆發後作也。後集本題虎尾集，無後字；前集則並無題署，余爲僭易之。履尾終凶，豈獨在戰事哉！原稿蠅頭細楷，且多空缺；蓋慮爲敵寇所獲，將緣文字賈難，故慎密如此。顧終不能免於危禍，悲夫！庚白旣殉，北麗攜稿內渡，乞余補綴。君詩精密，我詩博大，相推重而不相沿襲。昔黃景仁告洪亮吉，謂他日余死，詩文刪定，一落君手，恐乖平生意旨，其語絕哀。刪訂猶然，況補綴耶。顧北麗拳拳之請，弗忍終謝，爰竭囊底餘智付之。夫吳紫鳳，顛倒短褐，爲功爲罪，非所計矣。三十二年五月七日晨，亞子記於桂林麗君路二十三號。

麗白樓文牘

林庚白著

吞日集自序

蘆溝橋變起，日本入寇，既已大白，我爲衛國，而不憚出於一戰，元戎宵旰，舉族同仇，曲直是非，天下皆知。軍興以來，寇深士奮，窮江淮黃河萬千方里，敵兵焚掠之慘，將士轉戰之勇，人民流離之苦，與夫豪強之酣嬉，官邪之泄沓，黨論之紛紜，世變之激盪，其驚心動魄，往代所未曾有。吾儕處空前之局，非常之變，見聞感觸，形諸詠歎，宜可變風變雅，播之民歌，垂於詩史矣。顧朋輩議論，或謂抗戰之詩不易作，或雖有作，徒作豪語，或則更囿於短視，亡國之音，抑又下焉。此無他，淺若疑今日之事，同於晉宋晚明，矜夸者關之，而不能善其辭，止於自爲鋪張揚厲，詩亡滋可懼也。今日之事不同於晉宋晚明，雖亦有同者，而時與世之不同，軍旅之事之不同，今日之日本不足以

亡中國，又不同於蒙古之於趙宋，滿洲之於朱明，則今日之事，推遷所極，從可喻已。於此而猶無以昌其詩，負今日之意境，並負今日之時與世，假古人復生，必且撫膺而長太息矣。丁丑兵動，余往來杭嘉京滬之間，泊西遷，轉徙江漢，遂以入蜀，得詩甚富，曰吞日集，此物此志也。余生平爲詩亦凡幾變，余誠不願以詩人自域，少小至壯，所嗜在此。七歲讀書，便成斷句，迨肄業京師大學，盡讀藏書，親戚家有以藏書稱者，又盡讀之，修學之餘，數與同舍生姚鵬雛、汪辟疆、王曉湘、周公阜、胡步曾諸人相酬唱，間編次己作，益以姚詩，號太學二子集以行世，時年十五，鵬雛長六歲。清詩人陳衍沈宗畸方雄長壇坫，咸來結納，宗畸至以子女從余讀，然余所讀書，雖破萬卷，所爲詩雖夥，初不知何以運用所讀書於所爲之詩，故謀篇造句，幾無是處。辛亥革命，以柳亞子介，與於「南社」。偶過上海，出所爲詩示陳三立、鄭孝胥使評定。三立夙喜少年能詩者，於余詩頗辱過譽，評云「大作多與明七子爲近，才氣充溢行間，絕句尤酷肖漁洋，誦工部眼中之人吾老矣之句，爲之嘆絕。」孝胥則題二絕句，致其諷勸，有「喜子能詩通性命，何妨取徑近艱辛」之句。余雖喜三立之譽，而憤孝胥之諷，尋自付度，余詩故

不佳，孝胥諷余，特以傲余耳，必求所以勝孝胥者，攻讀益肆。民國三年，刊急就集，流傳舊京，詩漸有進，仍不能拔於所謂同光體之窠臼。嗣後又有舟車集，視急就集無大差別，陳箭選人近代詩鈔者，可什之一，余雅不自慙，私以爲余詩裁堪與鄉人李宣龔輩頡頏，容猶不逮，何以軼孝胥，遂廢詩不作，又三四年，余始治社會主義之學，旁及歐美文學，於中國古人之詩，則上溯三百篇離騷，下取曹植、阮籍、陶潛、謝朓與杜甫、韓愈、白居易、李賀、李商隱、韓偓、王安石、黃庭堅、陳無已、蘇軾、歐陽修、梅聖俞、陸游、楊萬里、劉克莊十餘家之詩而一日夕諷誦之，遂盡發古人之奧。民國十七年戊辰，余之詩一變而爲鎔經鑄史，兼擅魏晉唐宋人之長矣。不但此也，余以今之意境與情緒入詩，亦莫不如古人詩之能貫通經史諸子，而變化尤多古人所無。且古人詩雖杜韓荆公，亦間或不免空泛與堆砌之失，余詩則無一字無著落，此又足以自豪，更以傲古人者。抑余詩之用意，與以意驅辭，什九求之於古人詩中而不可得，此固時世之厚余，非必余之才力突過古人。然綜此數者，益知余詩非惟遠勝鄭孝胥，直與杜甫爭席可也。余論詩旨趣，別待發揮，今所欲言者，詩貴能深入淺出，意爲主，力次之，辭又次之，

若迺以古人之意爲意，但蘄貌似，自喪其所履，末矣。矧僅擗其形骸，而塗澤之標榜之，直是從朽骨中生活，此晚近詩之所以衰也。吾儕生今日，詩材蓋多於古人，古人之意境，吾儕有之，而吾儕之意境，古人不可得而有也，時世固已驅吾儕以與古人競旗鼓，何妄自菲薄之甚耶！歐美風氣，於古人與今人，未嘗謬爲軒輊，而今人必不古人若，更無是矣。中國則否，四千餘年來，學術之日敝，文明之衰，過於尊古者實尸其咎，豈獨於詩爲然哉！序吞日集竟，輒書所感如此。中華民國紀元二十有九年三月十五日，林庚白自序。

角聲集自序

余自丁丑以來詩，曰吞日集，此物此志也。比者，寇數焚重慶，寓樓旣燬，又病下血，逢遷歸郊外竹屋。山居無營，爰取吞日集卷八後迄今所爲詩三百餘首，先鐫問世，署以角聲集，蓋不忘在莒之意。吞日集已別有序，粗摭所蘊，今更一言。夫詩非獨以言志已也，古人謂「觀其詩可以知其世」，則是詩與世固未可須臾離，苟善用古而不泥於古，

詩之能事見矣。竊怪晚近爲詩者，矜師承，囿古法，探魏晉六朝人，或昌黎、荆公、山谷、后山、宛陵之殘骸於墟墓中而搏撻之，塗澤之，肉不附骨，辭輒害意，羣以清末老輩爲目蝦，而自爲其水母，酖毒方深，積重難返，風氣所趨，時髦相尙，見有以今之事物情緒入詩者，不問工拙，譁爲時髦，而不知躬自蹈於時髦久矣。時髦云實猶高揚之，若叩其兩端，直是與鬼爲鄰，不自知身爲今人，而爭盜古人之鬮，私冀貌似，非惟自賊，並污古人矣。吾儕處今之世，意境廣而見聞新，矛盾雜陳，故新並蓄，但論讀書，亦已視古人爲多，奈何猶摹倣古人，雖發爲百千萬言，而顛之倒之，無一非古人之言，如此爲詩，詩可不作。余每舉以正告今之號爲詩人者，詩亡滋可懼也。抑今人耳食，謬以爲詩教止於溫柔敦厚，而不知溫柔敦厚，詩之一端，雅而非風也。果使爲詩必溫柔敦厚，何以解於「相鼠有皮」，又何以解於「鶉之奔奔」，甚矣淺者之惑也。然此特舉其一隅耳。更恣言之，世之稱詩者，莫不尊杜，試讀杜詩，則奮筆直書之作，尤難儂數，略如貧交行云：「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足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如三絕句之一云：「殿前兵馬雌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

女多在官軍中。」如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云：「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剝削，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爲德。韋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如莫相疑行云：「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齒牙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將未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又如「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倖能全生。」如「此邦人士氣量窄，誤競南風疏北客。」如「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如「朱門臭梁肉，路有凍死骨」之類，指不勝屈，何一非與溫柔敦厚異撰乎？世皆知杜之忠愛，而不知杜之有矛盾處，惟其矛盾，乃愈見其大。如寫懷二首有云：「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又有云：「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顯然今安那其主義者之語，不第與老氏之「剖斗折衡，民乃不爭，」同其懷抱，以忠君愛國之杜甫，而有此矛盾，此

所以可貴也。此又豈流俗所解乎？要之，杜之臻於極詣，在方面多，在情感真摯，在深入淺出，在變風變雅而不乖風雅之旨，在一篇中能兼雅俗而不失之駁，不在博洽。此卽錢謙益僅窺皮和，遑論其餘。古來詩人，杜以外如曹阮，如陶謝，如韓，如柳，如香山，如玉谿，如臨川，如盧陵，如涪翁，如梅聖俞，如陳無已、陳與義，如劉後村，如陸放翁楊誠齋，如晚唐之司空圖韓偓，如明季之顧亭林，如清之錢鐘石、鄭子尹、江弢叔、鄭蘇龕、王貢南、俞恪士、諸貞壯，又如吳梅村之五律，如黃公度之五七古，各有其獨到。惜鄭江鄭王俞諸人限於思想，足以結束古人而不足以啟迪來者，此不可不知也。太白東坡之詩才，卓絕千古，清陳三立爲詩極刻苦，亦有一得，要皆非學子所宜取徑。余詩無他長，讀余詩者，知其爲今人之詩，而又一盡得古今之體勢，兼人人之所獨專，「曩元稹以之譽子美者，余庶幾無愧。異日吞日集出，益當信余言之非夸矣。雖然，余豈欲僅以詩傳者哉！民國紀元二十有九年，倭入寇之第四年，國慶紀念日，林庚白書於迴龍橋竹屋。

歲癸酉，余因志臬得識庚白於所居「子樓」，數數過從，輒上下古今中外，抵掌以爲笑樂，談言所及，自世界社會國家諸端，以迄詩文藝術，罔有或遺。顧庚白酷嗜論政，尤喜爲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探討，所辨析發揮至精當，嘗慨嘆於中國無可語。余傲矣，少日雖偶奮發以應世，志臬亦頗自淬厲，結褵後深慚前陋，不敢更誇其大者遠者，且私唯我儕之羣，終有所囿。今觀庚白以飽飫世故，久經憂忠艱難之身，又長余二人十年至十三年，乃能研精覃思若此，世之號稱革命先進者倫，未知視之何如也。余二人夙好讀庚白詩，深佩其新舊體皆極工，兼能自運其心思以出之，並世殆無與比，曩聞欲刊其八九年中詩詞顏曰「空前集」者行世，久而未果，頃晤庚白，持今春以來詩一卷，曰「水上集」，將先付手民，屬余爲序。余雖稍知摭摛章句，實不得謂能詩，徒以余二人與庚白沆瀣，不可無一言，以告讀庚白詩者。凡一偉大詩人，必自有其時代與社會，自漢魏至晚清，莫不皆然，李杜之時代與社會，不同於韓蘇，韓蘇又不同於元遺山、吳梅村、王漁洋之流，苟不能表白其時代與社會者，必非偉大之詩人。矧五口通商，互今百年，一變中國之時代與社會，舉事物情感思維，類非前代所有，問則前代之文物典章，亦或並存，如

此矛盾之時代與社會，古人直未曾夢見，取以爲詩，宜有獨至。乃晚近詩人，猶相標榜泥古，其最爲文人學士所稱道之鄭孝胥、陳三立，亦僅自完其精神面目，求能表現今之時代與社會於其詩中，不可得也。庚白詩獨能以李杜韓蘇之才力，與庚白前進之心思，雜揉爲一，此其詩之所以屹立不同凡響，爲舊體詩壇開一新紀元矣。「水上集」篇什雖不多，光芒爛然，美不勝收。略舉如丙子元旦句云：「身懸兩元旦，俗各有盤桓。」閏三月二十日生辰感懷句云：「物慾希歐美，人情貌孔顏。」懸字貌字，何等魄力，少陵不是過也。又如心灰一首末聯云：「一國如輪前又却，循環忍見廿年來。」沈痛之中，有議論見解。不匱室主人見示從化雜詩奉答第二首末聯云：「中原幾竭民終敝，貌取豪華直到今。」可抵一篇社會經濟論文。至如來喜飯店獨酌云：「明燈照坐水汀溫，中有千夫汗血存。終是閒民耽此樂，半淪屬國欲何言。工農入市祇同化，裨販能軍競自尊。獨醒猶堪嗤黜僧，未須乞醮賈胡門。」書日本政變云：「武人進退至尊驚，一夕尸橫數老成。竟遣元臣成怨府，遂教戍卒薄神京。佳兵少壯行將及，竭澤勞農有不平。橫決非徒隣國禍，狂流東海恐先傾。」廣九車中望香港云「香江漸近見帆檣，海氣山光

鬱莽蒼，互市今爲爭霸朕，風濤浩浩太平洋。」其二云：「高岩淺水遍人家，民力全窮士習奢。地有興衰邦豈與，猶云此土屬中華。」直以詩史兼政治史社會史，又豈他人所能爲者哉？往者志臬時誦庚白讀史句云：「士侈民偷重可憂」，此物此志也。近庚白養疴江灣，余二人往存間，辱贈一律，有句云：「士紳教養吾儕園」，迴環雜誦，感不絕於心。余竊以爲庚白詩方之李杜韓蘇，易地則皆然，且不僅善以意驅辭，其以社會主義者之身世，描寫今之時代與社會，庚白之所以爲劃時代之詩人，其在斯乎，然而庚白又寧自限於詩人已也。世變未可知，余二人雖無能爲役，投契所在，心嚮往之矣。中華民國紀元二十有五年夏曆丙子四月，瀏陽黃淑儀。

今詩選自序

詩至清代而極盛，亦至清而極衰，變化多而真意漸失也。同光詩人，號祧唐祖宋，王闕運輩則高言漢魏六朝，不知時世去古日以遠，舉文物典章以迄士大夫齊民日常之生活，皆前余此者所未有，於此而僅求似於古人，則觀其詩無以知其時與世，章句雖工，未

矣。民國詩濫觴所謂同光體，變本加厲，自清之達官遺老扇其風，民國之爲詩者資以標榜，展轉相沿，父詔其子，師勛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輩爲目蝦而自爲其水母，門戶既張，於是此百數十人之私言，淺者盜以爲一國之公言，負之而趨，其尤不肖者，且沾沾自喜，以爲得古人之真，其實不惟不善學古人，其視清之江湜、鄭珍、范當世、鄭孝胥、陳三立，雖囿於古人之藩籬，猶能屹然自成其一家之詩，蓋又下焉。南社諸子，倡導革命，而什九詩才苦薄，詩功甚淺，亦無能轉移風氣。洎五四新文化之運動，震撼全國，語體詩突起，欲取舊體而代之，卒以作者但剽竊歐美人之糟粕，與同光體詩人擬摹古人之殘骸於墟墓中者，其弊惟均。而又以舊體詩流傳較久之故，浸假而語體詩人亦爲舊體詩所溺，競爲五七言，顧詩之不振愈甚，莫爲之前，又莫爲之後，使之然也。余有恫於此，思爲民國詩選以救其敝，爲學詩者一新其耳目與精神，因循未果。西遷後，慨夫詠歌抗戰之詩之渺，而佳者益寥寥也，乃略就見聞所及，成今詩選行世，聊發其端，意者中國詩之變風變雅，將自此始，抑遂日卽於亡乎，余不敢知，要惟今而後作者致力之如何耳。噫，余欲無言！民國紀元二十有九年，倭入寇之第四年，五月四日，林庚白書。

今詩選凡例附

是編斷自民國紀元，以迄於今茲，故曰今詩選。

是編首民國先烈，其遜清遺老入民國生存者次之，民國士大夫又次之。

是編甄錄，寧闕無濫，雖但就見聞所及，要必其能爲今人之詩，無已亦必其一二語爲今人之言，而言皆古人者不與焉。

是編與選諸家姓氏下，間綴詩話，探明詩綜、湖海詩傳、近代詩鈔之例。

是編與選諸家姓氏爵里外，其未嘗入官者舉所業，前代無是也。

是編略仿芮挺章之國秀集，李康成之玉臺後集例，而以己作列於諸家中。

是編附錄所載，皆不與同中國者，得數三人，兼加評覽，使共知爲元惡巨憝，蓋奇斧鉞於詩史之中也。

是編生存人次於逝者，同爲逝者，黨人亦以先烈論，位於遺老上，同爲遺老，則以行輩次，同爲生存，以姓氏之筆書次。

是編於逝者去取從嚴，而生存諸家，惟求其寬，藉廣風氣。

是編少選和韻詩，不選疊韻之作。

是編限於體例，未能選黃遵憲詩，深以爲憾。遵憲不工近體時，而其五七言古體，多百年來罕覩之作，如錫蘭島臥佛，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諸篇，皆前無古人，且爲今之學詩者開闢一徑，真乃今詩也。

今詩選目次附

林文	丘逢甲	廖仲愷	胡漢民	譚延闓	章炳麟	呂志伊	周樹人	楊匏安
王闈運	陳寶琛	樊增祥	易順鼎	陳三立	梁鼎芬	嚴復	陳衍	王毓菁
張謇	俞明震	梁啟超	曾習經	林步瀛	諸宗元	黃節	鄭容	林景行
郁華	奚侗	王禮錫	于右任	毛澤東	王□□	王□□	王世勳	王陸一
尹石松	田漢	白蕉	任鴻雋	呂碧城	何振岱	李宣龔	李仙根	李景埜
李焯	余心一	狄膺	汪辟疆	沈尹默	沈鈞儒	吳經熊	吳宓	吳鏡予

冒廣生	林志鈞	林□□	林庚白	林北麗	林彬	寧子威	周鐘嶽	周達
郁達夫	胡適	胡光燁	胡先驕	姚鵷雛	姚琮	柳亞子	高贊鼎	高二適
夏敬觀	夏承壽	徐小淑	章士釗	許癡生	賀良璜	曹經沅	黃曾樾	黃芝岡
黃紹蘭	黃淑儀	陳會壽	陳止	陳懋鼎	陳懋威	陳柱尊	陳銘樞	陳錫襄
陳禪心	梁寒操	張子羽	郭沫若	喬會敏	彭醇士	曾琦	曾克端	程學恂
程潛	楊庶堪	楊學浚	楊圻	賢景德	鄭魯	葉恭綽	葉楚傖	趙熙
劉成禺	劉道鏗	劉子達	潘公展	潘伯鷹	錢智修	濮□□	謝无量	盧前
龍閨桐	蘇梅	顧佛影	嚴既澄					

附錄

鄭孝胥 汪兆銘 梁鴻志

麗白樓詞牘

林庚白著

浪淘沙 雨中見夕照

明滅刹那間。長是循環。一輪禁受雨風頑。道是光芒還似水，作態千般。滿晦漫相關。心遠身閒。夕陽自戀好江山。任爾東流無限惡，笑擁雲鬟。

揚州慢 香港灣仔樓望

表海全非，殖民猶是，倚樓信美山川。共風飄過鳥，「綠淨」遠浮天。念文物中原漸盡，喪邦無日，互市何年！看奔流東下，祇應留命桑田。用夷變夏，更偏安江左堪憐。算素月流輝，黃花競爽，知爲誰妍？向晚萬家燈火，縱橫處，嵐影如眠。牘雄心難遣，排愁還擘吳牋。

臨江仙 海利輪次懷雪因

三載逢秋相憶苦，雨窗記囑頻來。憑眉親見臉霞堆。小名曾促就，軟語數追陪。嶺表君

家何處是，歸舟載得秋

金縷曲 有憶

萍水雙燕飛。最難忘，
法，似深還淺。任是迴
青春戀！況同舟，四人
成堪羨。長記下樓徐一

鳳凰台上憶吹簫

海色明樓，天風催曉，
事，流水滌洄。休惆悵
能才。攬鏡朱顏在，堪
桂，舍我誰哉！

菩薩蠻 雪後渡

一寒便是春來路。昏黃

廳白樓自選詩

九八

層出。官柳萬千絲。搖風爭弄姿。

龜蛇出沒汀聲吼。西遷過此年丁丑。江漢末全東。中原多朔風。殷憂能啟聖。終見黃
流淨。雪影遠浮燈。高樓知幾層。

麗白樓語體詩臚

水面的月亮

微微的浪花，

陣陣的風。

月亮在水面的天空。

瞧！這美麗就像你的玲瓏。

海，你夠多麼深，

照不出女人的心。

月亮在水面的樹蔭。

瞧！你這水一樣的眼睛！

風呼呼的吹，

海嘩啦啦啦。

月亮在水面的人家。

瞧！我的魂靈都要發麻。

亮晶晶岸上的燈。

甜蜜蜜船上的橙。

月亮在舵樓的高層。

瞧！看見捉不到儂那能！

革命之春

春，在你一雙的眼睛，

帶來了革命的光明。
漆黑外面透出活力，
紅色裏邊蘊着深情。

春，在你整個的臉兒，
代表了革命的歌詩。
靜的時候，莊嚴美秀，
動的時候，活潑淋漓。

春，在你苗條的身材，
呈現了革命的天才。
春，在你錦樣的文章，
發揚了革命的輝光。

春的一切，解放大眾，
春的一切，創造未來。
永遠永遠，使我溫暖，
永遠永遠，照我心房。

關不住寂寞的心

茫茫的長夜，
關不住寂寞的心。
一封兩封三封的信，
只換了沉默的回音。
春，是這樣的黑暗；
夜，是這樣的沉沉。

我從何處去找光明！
關不住寂寞的心。
都只爲談甚麼革命；
勞苦的大衆和我，
在一樣的呻吟。
在一樣的呻吟；
關不住寂寞的心。

哦

窗下的心，
窗外的微波。
說是半句都不響，
永忘不了那一聲兒『哦』！

麗白樓詩話上編

林庚白著

詩要有意境與才力，意與境又自不同；而才力則所以運用意境者，此不可不知也。古人謂「詩窮而後工」，又謂「愁苦之辭易工，歡愉之言難好」，世之爲詩者，往往誤解此二義，其實所謂「窮而後工」與「愁苦之辭易工」者，蓋入世不深，則不足以盡人間之變，而喜、怒、哀、樂之情，動與其境遇相爲表裏，曰窮，曰愁苦，言其極也。境不極則情不真，縱或能工，抑末矣；非必教人以嘆老嗟卑爲工，以傷貧怨別爲窮也。故又謂「詩以言志」，前者言其境，而後者言其意，凡人之哀樂過人，或懷抱與人殊，皆境爲之也，境之極而意於是乎出，其詩始工，亦由其情之真也。若乃所處非古人之身世，但蘄其貌似古人，非僅喪真，且並失古人之真，其所得止於古人面目之僞而已，此宋以後詩之所以日衰也。

唐宋兩代詩，先後媲美，無所軒輊。以言其工，突過漢魏，直接三百篇，何者？其

不若是也。柏梁體特應制詩之濫觴，其本已撥；建安七子雖遭逢喪亂，其人物大都委靡頹廢，徒知標榜豪放與清高，開六朝豐豐之風，中華民族性之不振，魏晉之詩，亦以毒之也。晚近淺者，溺古不返，遂以爲詩愈古則愈工，宋必不如唐，唐必不如漢魏六朝，而三百篇離騷，莫敢議其一字者，吁，何其陋且固歟！

一代有一代之文物典章，而文物典章所被，人情與風俗亦因而異，形諸詩歌，宜表其真實。春秋戰國人之生活，不同於三皇五帝時代，漢魏六朝人之生活，又不同於春秋戰國時代，而唐宋元明人之生活，則又與漢魏六朝時代不同。清戊戌維新，迄於民國，遠沿五口通商之舊，近經辛亥與丁卯革命之變，文物典章，幾於空前，生活之因革，雖或矛盾雜陳，要其於人情與風俗之推移，實爲有史以來之創局。苟詩人於此，曹焉無覩，行今人之行，而言古人之言，人人自以爲陶、謝、李、杜，其去陶、謝、李、杜益遠矣。

詩者民間歌謠之變也，自政尙帝制，仕皆儒冠，而詩始爲士大夫階級所獨有。浸假

至今，末貴本賤，士大夫騏僧相爲狼狽，民困於生，舉莫能讀書識字，於是詩之爲物，騏僧亦負之以趨，以與士大夫游詠，轉於勞民無與矣。惟其如是，民間之疾苦，遂不得見於詩，而此輩士大夫騏僧，身委質於異族與豪強者之間，衣於斯，食於斯，寄生於斯，民間之呻吟，異族與豪強之刀俎，彼方踞以資富貴，欲求其表暴今之生活與時代，又豈可得哉？此無他，情與意之真者，蔽於其境，而境之真者，金掩之矣。

清同光以來，爲詩者號祧唐祖宋，而大都取法於荆公、后山、山谷、簡齋、宛陵、誠齋諸人，其尤篤古者，則高言杜、韓，或王、孟、韋、柳，然一究其實，祖宋則近似矣，祧唐則未也。抑所謂祖宋，亦僅從句法着眼，其弊之極，肉勝於骨，以骨勝者，又往往擗拓古人之枯骨，而張之以皮，顧所以致此者，真感苦少，其意境又皆囿於古人之意境也。彼蓋不解宋人詩皆自唐賢變化而來，所不同者，唐人任自然，而宋人力求不苟。試一尋繹，則恍然於宋人每以漢魏與唐人古體詩之句法，蛻爲今體，南宋詩尤多近於晚唐。宋人中才思較富，而氣力橫絕者，能接杜韓之骨，如荆公、山谷、后山、誠齋、放翁皆然，簡齋、宛陵，則前者襲杜韓之皮，而後者刺取王、孟、韋、柳之骨，之

數子亦間參陶、謝，此又不可不知也。

同光詩人什九無真感，惟二張為能自道其艱苦與懷抱，二張者，之洞與審民。之洞負盛名，領東鎮，出將入相，而不作一矜夸語，處新舊變革之際，危疑絕續之交，其身世之感，一見於詩，視審尤真摯。如九曲亭云：「華顛文武兩無成，羞見江山照旆旌。只合巖棲陪老衲，石樓橫榻聽松聲。」焦山觀寶竹坡侍郎留帶云：「故人宿草已三秋，江漢孤臣亦白頭。我有傾河注海淚，頑山無語送寒流。」讀宋史云：「南人不相宋家傳，自認津橋警杜鵑。辛苦李虞文陸輩，追隨寒日到虞淵。」崇效寺訪牡丹已殘損云：「一夜狂風國豔殘，東皇應是護持難。不堪重讀元與賦，如咽如悲獨自看。」中興云：「流轉江湖鬢已皤，重來闕下撫銅駝。故人第宅招魂祭，勝地林亭掩淚過。前席頗憐非少壯，小忠猶得效蹉跎。神靈今有中興主，準擬涪溪石再磨。」諸作皆沉鬱蒼涼，其感嘆之深，溢於言表。蓋之洞夙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丁滿清末造，知國事之不可為，其主張之無補於危亡，而身為封疆大吏，又不得不鞠躬盡瘁以赴之，後二首居宰輔時之作，時勢益艱，故危苦益甚。淺者譏之洞之詩有紗帽氣，不惟不知之洞，不知詩矣。

之洞於各體詩並工絕，其五七言古體詩，直可與荆公抗手，無能高下。

民國以來作者，沿晚清之舊，於同光老輩，資爲標榜，幾於父詔其子，師勸其弟，莫不以老輩爲貝蝦，而自爲其水母。不知同光詩人之祖宋，與宋四靈明七子之學唐，直無以異，蓋皆貌其面目、聲音，而遺其精神也。唐人以自然得其真與美、善，而四籤七子，務刻劃以蘄似於自然，背矣。宋人以充實矯平易浮滑之失，與唐人爭勝，而同光迄於民國以來詩人，但彫琢以求充實，空矣。或謂同光詩人，如鄭珍、江湜、范當世、鄭孝胥、陳三立皆不盡彫琢，能吃然自成其一家，固矣。然珍、湜實當咸同之世，不得列爲同光人，當世、孝胥、三立，則詩才與氣力，故自不凡，而孝胥詩情感多虛僞，一以矜才使氣震驚人，三立則方面太狹，當世則外似博大，而內猶局於繩尺，不能自開戶牖，以視珍、湜詩，能用古人而不爲古人所用，抑又次焉。卽以珍、湜論，伏故堂集，且突過巢經巢，此惟可爲知者道之耳！

凡大家詩，必有多方面，千篇一致，僅是名家，故義山、放翁，造詣更在王、孟、韋、柳之上，其得於杜獨多也。白香山之長恨歌、霓裳羽衣舞歌、琵琶行與其他七言古

體，截然兩人所作；而少陵五七言律與荆公七言絕句，又皆千聲萬態，絕不類出於一家之手，此其所以爲大也。玉谿之前後無題，以及錦瑟碧城諸作，皆從老杜之「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一首脫胎而出；而寫意、隨師東、重有感、籌筆驛諸作，皆淵源於老杜之「花近高樓傷客心」一首，其春雨、楚宮、流鶯諸作，又老杜之「一片花飛減却春」二首之變化也；至乃「人生何處不離羣」之作，則真與子美之「兵戈不見老萊衣」一首，神似極矣。放翁七言律，幾盡杜之傳薪，尤不勝枚舉。惟放翁七言律方面之多，雖可與杜等量齊觀，惜其五言律與古體，不能窮杜之美善，義山之遜於杜亦以此。誠齋律絕，亦有託根於杜者，七絕如「東風染得千紅紫，曾有西風半點香」，與「要識早行奇絕處，四方八面野香來」，以及「夕陽不管東山暗，只照西山八九稜」等，皆自杜之「從之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之句而來；而「乍暖柳條無氣力，淡晴花影不分明」，則又自杜之「林花着雨胭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而來也。

詩有三要，要深入淺出，要舉重若輕，要大處能細，三者備可以爲詩聖矣。深入淺出者，意欲其深，而語欲其淺；舉重若輕者，句欲其重，而字欲其輕；大處能細者，格

欲其大，而律欲其細；此等處要能以技巧運用其才思與工力於意句中。古今詩人臻此者，李杜詩中，十居其六七，樂天亦庶幾，前乎此者，則有陶潛，後乎此者，則有歐陽修、陸游，而清代之江湜，直與李杜埒。自餘諸家，多爲愛好之結習所累，惟昌黎荆公，有時能兼此三要，韓之七言律絕，荆公之古體及絕句，尤數觀之，昌黎古體中「山石筍确行徑微」之類，亦其選也。王孟負盛名，而其詩之輕者，實多於重。以量而言，唐人詩於此，較勝宋人，任自然則其出於不自覺者，往往造此。山谷詩，硬語盤空之作，與深入淺出，舉重若輕，大處能細者各不相掩；而荆公亦有「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之語，則知其所以致力矣。東坡詩間有此境，惜浮滑之作稍多；后山則氣力較遜。韓孟並稱，而孟多苦語，不能淺出，宛陵亦然。微之書子美之博，而不知此正子美之短，非惟深出，亦失之鋪張排比，若杜詩首首皆「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之類，與「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之類，則雖風騷亦有漸色。又語淺意深者，略舉如工部之一聞導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舉重若輕者，略舉如太白之「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大處能細者，如義山之「帝有聖相相日度，賊欲不死神

扶持」各首，讀者可以隅反矣。

六朝人苦學魏晉，得其神似，而建安七子手摹心寫於三百篇，雖風致流美，音節淵然，終嫌其不類。蓋三百篇之情感真摯，無附會語，子建、嗣宗輩，但倚才思，豈能相比。老杜稱鮑照之詩，然鮑實不如謝，愛好太過，遂爲所累。余曩讀鮑集有聽妓一首，爲之失笑，妓何可聽？聽妓二字實不辭之甚，正不必拾老杜牙慧，據爲定論也。曹操詩不多，然於漢、魏、六朝人當居首選，豈遂以人而廢言乎哉！後人喜爲漢、魏、六朝之詩，有辭無意，觸目皆是，此以古人之情感與意境爲情感意境，其本已撥，縱令爲之而盡工，亦不外魏晉人之於三百篇，又其次則如四靈七子之學唐，下焉者，直是晚近詩人之學宋者流，可一笑也。王闓運五言律學杜陵，古體詩學魏晉六朝，亦坐此病。故同一學杜，而梅村之五言律，迥非湘綺樓所及，何者？梅村以亡國大夫而委蛇於兩朝，其境遇甚苦，情感甚真，心迹甚哀，此所以直摩浣花之壘，而爲古今五言律之泰斗也，但賞其工力，非能知梅村者。然梅村除五律外，其他各體皆不稱。

今人用韻，什九以坊間所刊行之詩韻合璧爲準，於古體則數韻相通，而於今體但墨

守一韻，此大不通也。微論沈約所定詩韻，未足依據，即令依沈韻，亦無取規行矩步如此之甚。蓋三百篇及漢魏六朝唐宋人之用韻，皆與沈韻有出入，質言之，則凡詞韻可通者，詩韻皆可通，古體可通者，今體皆可通。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也，亦非創見也，求之於詩經以迄唐宋名家詩集，指不勝屈。詩經猶可諉之曰古體，杜工部律詩，則固家絃戶誦之今體也，然以工部之自信「老去漸於詩律細」者，其又呈吳郎云：「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相親。即妨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襟。」則直以上下平之真侵韻相通用。又如蘇東坡之浴日亭云：「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陽谷浮金暈，遙相錢塘湧雪山，已覺蒼涼蘇病骨，更煩沆瀣洗蒼顏。忽驚鳥動行人起，飛上千峯紫翠間。」則更以上下平之先刪韻相通用。此外唐宋諸賢，以江陽或覃侵通用於今體者，尤數數見，信知余之持論爲是也。蓋沈約浙人，音本不正，而後人因於帖括之學，又士求仕進，不得不爲「試帖詩」，展轉相沿，遂益不能自拔矣。

麗白樓詩話下編

林庚白著

林文字時爽，福建閩侯人，閩中名宿希村先生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首也。希村先生博極羣書，所爲駢體文，兼有六朝盛唐人之勝，詩詞亦工，與先君子叔衡先生，同邑楊子恂先生，張珍午先生等稱十才子，亦或呼之爲十躁，蓋皆矜才使氣，爲儕輩所嫉視者也。時爽詩淵源有自，不幸早逝，未臻大成，今錄其春望一首云：「殘雪猶留樹，春聲已滿樓。睡醒鄉夢小，起視大江流。別後愁多少，羣山簇古丘。獨來數孤雁，到處總悠悠。」雅似唐賢，非鏤肝雕腎者所可及。

楊範安以字行，嘗爲國民黨中央委員。有詩云：「慷慨登車去，猶能一節全。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忍死思張儉，臨危笑褚淵。功成後死事，不用淚潸然。」

晚清詩自巢經東迄海藏樓諸集，皆高言杜韓而出入於南北宋中晚唐之間，王壬秋獨標榜魏晉六朝，顧僅貌似，其七言古亦有效長慶體者，如世所傳誦之圓明園詞是也。壬

秋一生，毀譽參半，貴池劉慎怡讀湘綺樓詩集七言律云：「白首支離將相中，酒杯袖手看成功。草堂花木存孤喻，芒屨山川送老窮。擬古稍嫌多氣力，一時從學在牢籠。蒼茫自寫半生意，唐宋溝分未敢同。」持論最公允。今詩選所錄，皆壬秋學杜陵而酷似梅村者。

陳弢庵丈早達負清望，與張佩綸、張之洞齊名，清光緒甲申，以言事忤那拉后罷官歸，泊溥儀卽位復被召，除山西巡撫未赴，改授溥儀讀。其入京謝表有云：「賈生之召宣室，非復少年，蘇軾之對禁廷，每懷先帝。」精警絕倫，傳誦一時。又詠秋海棠句云：「澗谷一生稀見日，初花却又值將霜。」蓋丈自甲申投劾迄於戊申，凡二十五年，再入都門，亦垂垂老矣，而又慨於清末朝政之日非，情見乎辭，然清社亦自是遂顛覆，不可謂非詩讖也。暮年值僞滿洲國之潛，屢徵不出，其風節有足多者。丈詩以昌黎、荆公、眉山、雙并爲依歸，落筆不苟，而少排百之氣，不甚似荆公，於其他三家，皆有所得，詆之者病其有館閣氣，非篤論也。

王禮錫，江西安福人，有市聲草、去國草。歲丁卯，余始治社會主義之學，旁及歐

美文學，迄於辛未壬申而有成。時蟄居上海，得交禮錫，知其於此事亦勤研求，遂多過從。禮錫偶見余詩大驚服，索稿盡讀，益相推許，兼出示已作，則致力於東野、宛陵，而尤酷肖清江湜。其七言古體，如龍門道中一首，直摩梅都官之背，南潯車中看山一首，則置諸伏敵堂集，幾亂楮葉。然禮錫詩善學古人而不爲古人所囿，蓋能爲今人之詩者，此所以可貴也。去國草皆其留滯歐洲所作，不逮市聲草之精悍，顧亦多雋語。余曾和其嗚呼吾安往兮六首，惜禮錫不及見之耳。

吳鏡子以字行，江蘇武進人，有西谿詩草。鏡子爲詩，始喜簡齋，後服膺荆公，用筆不苟，至入蜀所作，能求真實，自爾雋永，近人中罕有其儔。句如送內子回里云：「危時共命真難料，他日藏山倘與俱。」移眷避湘云：「始信因循有今日，再圖完聚定何年。」雨夜云：「世亂書生老，春寒燕子稀。」到漢昌眷屬相遇云：「低頭三尺地，苟活一家人。」遺懷云：「慚愧軍謀期制勝，恢張詩律抵攻堅。」戊寅九日云：「終望折肱能活國，何堪禿髮爲思鄉。」歲晚樓夜云：「世亂儒風工劇美，歲寒心事在齋鹽。」和潘伯鷹云：「一院疏陰酬獨寤，三年故國費千思。」夜話聞警云：「奇變已無書可信，

清歡惟與月相妨。」並皆於平淡中得深刻。

黃曾越字蔭亭，福建永安人，有永思堂詩。余初與相見北平，知其能詩，而溺於沈歸愚選本，苦無以自拔，稍稍勸其多讀半山、后山詩，蔭亭善之。尋歸里，及陳石遺之門，詩益有進，近二三年，屹然作者矣。句如雨花泉云：「秋原雨霽作春始，歷劫空臺尚有泉。」起甚見氣勢。登臺城云：「江南自古傷心地，不獨齊梁拙用兵。」結亦有力。又如寄李問渠云：「無官張祜詩名賤，善哭唐衢意氣奢。」有感云：「民窮賊膽誰能恤，世變天心獨不驚。」遊甘陵燕子窩云：「兩字和戎成國是，只愁無地著遺民。」久無詩對月感賦云：「心寒最覺風霜早，才退非關筆墨慵。」不寐云：「枕畔情懷千起滅，愁邊精力早銷磨。」重九和夢梅云：「愁邊家國荆舒感，劫裏朋儕骨肉親。」貴陽宿工橋云：「溪聲撼夢村樓夕，玉手傳杯瘴國春。」皆有真情感，所謂成如容易却艱辛者。今詩選所錄，多近於后山，不類介甫，蓋其性格使然也。

今詩選中，余自選獨多，或疑其私，然而無私也。曩余嘗語人，十年前鄭孝胥詩今人第一，余居第二，若近數年，則尙論今古之詩，當推余第一，杜甫第二，孝胥不足道

矣。淺薄少年，譁以爲夸，不知余詩實「盡得古今之體勢，兼人人之所獨專，」如元稹之譽杜甫，而余之處境，杜甫所無，時與世皆爲余所獨擅，杜甫不可得而見也，余之勝杜甫以此，非必才力凌轍之也。余五七言古體詩，奄有三百篇魏晉唐宋人之長，五七言絕句，則古今惟余可與荆公抗手，五七言律詩，則古今惟余可與子美齊肩，蓋皆以方面多，才氣與功力，又能並行，故涵蓋一切。世有知詩者乎，當信余之所言非妄矣。

北麗舊名隱，字幼奇，今以北麗行，福建閩侯人。余與寒碧先生交游時，北麗尙未生。歲丙辰，先生主時事新報筆政，夜過夷場，誤觸汽車，傷重不起，距北麗生甫十八日耳。少依小淑夫人膝下，讀書頗有成，於學多能穎悟，而不求甚解。其詩畫棋七絃琴皆有得，顧輒廢去，若無足措意。有博麗軒詩草一卷，歸余後卽不嘗作。今錄其意境較警闢者二首：浙江省立各學校演說競賽，以獨裁政治與民生政治命題，任擇其一，余取民主，得第二名，師私惋惜，望後勿爾，賦此謝之云：「專欲人情冀倖存，獨裁制恐種危根。自來弱國能強盛，亦恃羣黎爲奧援。民貴曾聞賢者倡，世新況見共和尊。劇秦直是書生恥，欲起盧梭與細論。」題所得畫云：「不識誰家物，飄然落眼中。衰門牛穀棘，

麗白樓自選詩

一一八

尺地樹葱蘢。舊屬驪姚日，遙應叱咤雄。推移憐學世。豈獨一窮通。』

虎穴餘生記

林庚白著

十二月八日

農如廁忽聞角聲，疑是防空演習，既而聲益厲，砲聲炸彈亦絡繹不斷，知有劇變。急起呼淞，見阿辛自儀弟許來告，日機已突襲港九。正注視淞及兩兒梳洗飲食，張夫婦至，云途遇水兵，言日本已對英美宣戰，而晚甥亦適以電話來，所傳述較詳。蓋檀香山、夏威夷、星加坡等處皆被襲。解警後匆匆午膳，一時左右，又聞警，與淞及兩兒，走避鄰舍。三時後解警，攜淞詣英王子道訪友相左。遂至賀王吳寓樓，留談甚久。飯後以燈火管制，黑暗中摸索而歸。先往視儀弟，談至十一時，始返旅店。

十二月九日

警報頻來，走避地下室及羅斯者六七次。夜訪張，談至宵分。

十二月十日

雨甚。以夜深詣張處，與諸友步至海岸，攀梯入舟。乃甫抵中流，舟人告余輩不得渡，廢然而返。又聞警，倉猝中皮夾落水，囊金盡喪。冒險登岸歸。張及諸友咸留飯後始散去。余作數書，淞則訪儀弟。

十二月十一日

開晴。未昧爽即起，步出購買食物，行里許，聞警急返，又避地下室。解警後，偕淞訪李，談次又聞警，一飯始歸。傍晚還月仙樓，儀弟已走香港。

十二月十二日

又晴，居人相告，日軍已登陸。出視則太陽旗飄揚。街口已有日本士兵三五人崗位。衆紛裂白布，作太陽圈，以示降順。李家全眷來。

十二月十三日

日間，聞香港警報及兩重砲聲頻頻。夜半，砲火益烈，震撼甚。

十二月十四日

冒雨出購食物，已達油麻地，被阻不得復前，返過湯少談。忽居人告，自來水中斷，咸

爲憂慮。午後詣葉夫人談。沈夫人來。

十二月十五日

天又晴。兩軍隔海砲戰更劇烈，空襲亦頻。補作日記。房東來告，庭中有井，可與鄰共之，衆大喜如慶更生。

十二月十六日

晴，晨聞巷口賣芋聲，急出覓之。一媪提竹籃，中實洋山芋十一斤，鄰已盡購，商之，得以四元分四斤攜歸。午後爲祝某測得「祝」字，余斷云冬至後可皆出險。夜半砲聲又甚厲。先走複道藏，尋登三樓望之，火光猶燭天。

十月十七日

微陰。自晨及午，兩軍砲聲飛機聲無稍間斷。午後忽謠傳，香港已陷。晚間砲戰又甚烈，衆始無言。

十二月十八日

晴。連朝戰事，夜以繼日，金淞岫過談。今日砲戰，迄傍晚未休。巷口有賣光復日報者

。出步迴廊，見黑烟蔽天，與夕照相映。女傭云是香港之笱箕灣被彈所焚，蓋工人區也。女傭又指告西環亦焚。一晝夜中，砲聲機關鎗聲益厲。

十二月十九日

雨。起視隔岸火猶熾，幾似曉霞。梳洗畢，又聞水斷，深憂之。俄面砲聲加厲，從容寫昨所作詩，補記日記。尋與淞登三層樓，觀日兵以小艇強渡，英水兵用摩托魚雷艇兩艘邀擊之，往復者數，迄午未得逞。

博麗軒詩存

林北麗著

浙江省立各學校演說競賽以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命題任擇其一余取民主得第二名師私惋惜望後勿爾賦此謝之

專欲人情冀倖存，獨裁制恐種危根。自來弱國能強盛，亦恃羣黎爲奧援。民貴會聞賢者倡，世新況見共和尊。劇秦直是書生恥，欲起盧梭與細論。

與庚白訂婚作二首

會俱持論廢婚姻，積重終難返此身。爲有神州攜手意，一觴同酌自由神。兩世相交況結褵，史妻歐母略堪思。春申他日蒐遺事，此亦南都掌故詩。

寄庚白

釀花天氣半陰晴，多恐春光與病侵。我有一言三致意，能馴龍性便安心。不須旅夢繞長更，惆悵空餘一往情。（書來云，同車遇舊雨。）喜動眉尖新得句，兒家

佳耦本天成。

再寄庚白

勞燕分飛歲月遐，其人如玉又同車。前塵帳觸應知悔，底事無情負麗華？
強顏歡笑臉霞旁，至竟難寬薄倖郎。乞與卿卿消憤恨，檀奴長跪也何妨。

三寄庚白

依依軟語過吳門，豈獨心降夢亦溫。月上柳梢人意倦，不曾真個已銷魂。
展盡芭蕉寸寸心，離情潭水定同深。檀奴倘有藏嬌意，我爲親攜玉鏡臨。

題所得畫

不識誰家物，飄然落眼中。衰門牛穀棘，尺地樹葱蘢。舊屬驃姚日，遙應叱咤雄。推移
憐舉世，豈獨一窮通。

北麗少受母訓，八歲能詩。亡友陳巢南，小淑先生之業師也，爲署其詩稿曰博
麗軒。稿凡若干，藏語兒溪畔寄廬，劫後恐不可問。以上十首，從庚白詩稿中
錄出，余爲輯成一卷，聊見其前期作品之一斑云。三十三年四月，亞子記。

更生集

林北麗著

代緘四絕句有序

壬午臘月，病腕新痊，風雨載途，行將離港，適得家慈來諭，述及故居遭劫，亭館堙圮，惟松菊猶存，老梅無恙耳！情切侍閭，何以爲慰！病中承諸父老姊妹弟兄垂念，擬一一裁箋致謝，孱弱難書，勉成四絕，聊誌哀痛，不足云詩。

辛苦流離記六年，傷心往事如烟。冤禽飲恨難填海，隻手扶危要補天。

猶存松菊不如歸，昨夜思鄉入夢微。嘗胆臥薪曾讀史，餘生涕淚敢輕揮。

遺孤三月託慈親，（遺腹女應同，乳名林林，生才三月，長途貧累，擬歸家慈代撫。）

昂首天涯剩一人。（抗女先在曲江，勝兒寄育香島。）任爾嚴寒風雪緊，梅花無恙現精神。鴛鴦折翼痛當時，家國千憂付獨支。父老弟兄諸姊妹，高情遙謝勉成詩。

將去九龍弔庚白墓

麗白樓自選詩

一束鮮花供冷泉，弔君轉羨得安眠。中原北去征人遠，何日重來掃墓田！

自老隆至曲汀車行有作

上下山坡屢，車行意萬千。能禁長路苦，始覺衆人賢。起坐俱無地，流亡共一天。馳驅聊自壯，隻手與扶顛。（時另臂病廢未痊。）

雨夜風甚

排空破夢與催詩，禁受山風一夜吹。得雨方爲農稼慶，近郊忽入海濤疑。飄搖舉世誰能問，顛撲平生最耐思。休負雞鳴瀟晦意，居高自古本多危。

桂林早膳有感

燒餅油條舉國同，豆漿亦有北方風。十金止換平民食，萬紙能令左藏充。攬物憂深寧自奉，閉關人給未終窮。真成嘗胆吾無苦，况瘁何曾效小忠。

月牙山無名亭

高岩磴道到顛坡，一碧江流掠眼過。綠上徒衣林罅客，風吹午日霧中波。全憑木石撐千劫，苦仗關山壓百魔。布穀枝頭頻喚雨，春深得似兩京麼？

和作

柳亞子

南來蹤跡異東坡，寧有朝雲扶杖過。謝客池塘春草夢，杜陵兄妹穀紋波。鈞天悔醉千年酒，大道還爭一丈魔。納粹驕橫資產腐，相期努力盪么麼。

題櫻都躍馬圖

碧血長埋現大同，已無劫火一星紅。雙驄躍向櫻花笑，天地澄清指顧中。

題遼東夜獵圖

漠漠荒烟古戍中，樹梢漸映月玲瓏，一團更合尋常事，滌盡腥羶不朽功。

長日二首

長日無聊遣以詩，詩工只恐更流離。盡拋少壯憂患裏，全局先輸一著棋。南人北客久無歸，歸向南都嘆式微。見慣興亡舊時燕，北朝送盡又南飛。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雨中

雨絲悄欲掩春光，破曉層樓蹀躞忙。起坐出門渾不是，不知何事亂柔腸。

三月十日侵曉得句

初日明霞一綫金，遙青如黛點疏林。四圍幽美娛孤抱，忍見神州竟陸沈。

亡友庚白，自負所作，謂能突過杜陵，俗流徒震其狂，驚怖河漢，不知庚白平生造詣，實有不可及者在也。碧血黃墟，念之鼻酸，廣陵散豈從此絕耶？北麗不以詩名，讀此一卷，徐淑清才，乃在秦嘉之上；非僅麗白樓詩派，遂有傳人也。老夫耄矣，忽復逢此勁敵，漸喜交并，聊書（數語。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晨起，亞子誌於射日齋。